

静·安

JING·AN



愚园路专刊

热点 我与愚园路：家园的回归，街区的探寻 | 徐锦江

美食 愚园路，绿树掩映的宴飨 | 沈嘉禄

诗歌 愚园路的脸 | 程庸

地图 文艺地图上的愚园路 | 马衣



2025



《涌泉坊》

洪 健



《静安救火会》

王 崢

刊名题字 莫言

静安

莫言

指导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 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
顾问	赵丽宏
主编	殷健灵
执行主编	杨晓晖
运营总监	崖丽娟
责任编辑	吴越 路明 程庸 濮麟红 李亚君
美术编辑	董春洁
责任校对	林风

2025年12月出版 总第17期

内部刊物

投稿邮箱: jaqzjxh@126.com

承印: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目录 JING·AN 静·安

◇ 遇见

004 遇见愚园路

◇ 热点

012 我与愚园路：家园的回归，街区的探寻 | 徐锦江

◇ 关注

022 上海最美不过愚园路 | 静安文旅

◇ 访谈

030 愚园路：空间形态与海派文化——《静·安》杂志访谈徐锦江教授

◇ 地图

040 文艺地图上的愚园路 | 马 衣

046 处处网红，店店喷香：愚园路静安段的旧韵新声 | 李十一

◇ 散文

050 被一片落叶拍了拍肩膀 | 稻 荷

053 藏在梧桐小道里的慢时光 | 吴微鸣

054 晾在愚园路的衣服 | 李疏朗

056 愚园路的碎片时光 | 姚育明

◇ 美食

060 愚园路，绿树掩映的宴飧 | 沈嘉禄

◇ 诗歌

068 愚园路的脸 | 程庸

◇ 掌故

071 走读愚园路名人名居 | 南木

084 那些时代深处的红色风云 | 砥石斋主人

◇ 行走

095 聚焦历史文化再生，激活街区记忆

——愚园路九大 Citywalk 主题线路正式发布

封面 | 油画《愚园路》 陈均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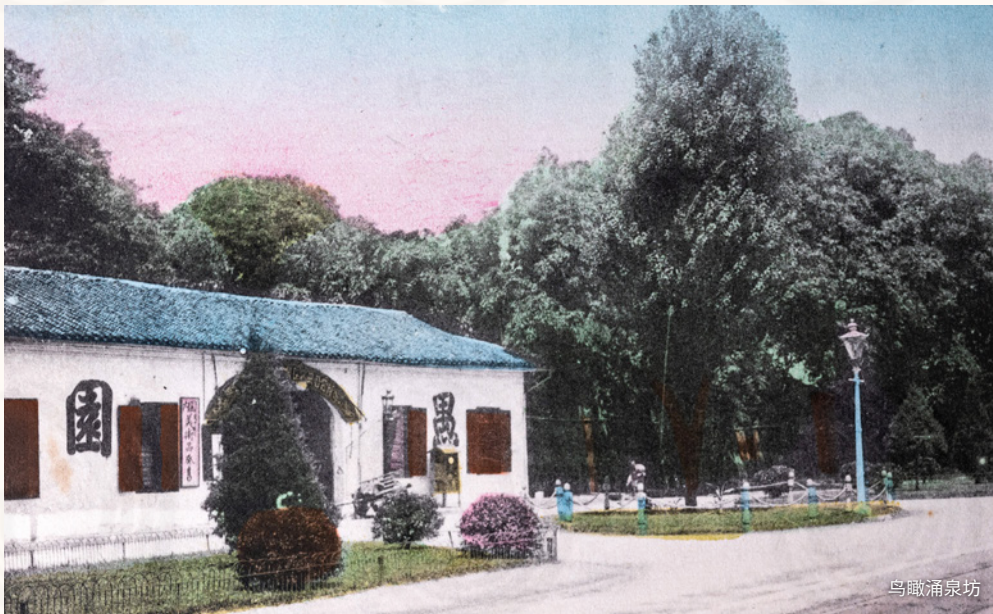
封二 | 中国画《涌泉坊》 洪健、水彩画《静安救火会》 王峥

封三 | 愚园路的著名女性 锦江

封底 | 摄影 周馨

遇见愚园路

愚园旧址



鸟瞰涌泉坊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与愚园路交界处

愚园之源，源于静安。愚园路（静安段）东起常德路，西至镇宁路，是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也是上海 64 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愚园旧址位于愚园路（静安段）东起点，今常德路和愚园路交界处。

上世纪初，一座名为“愚园”的私家花园住宅在静安寺附近的田基浜路兴建起来，成为与张园、徐园齐名的海上三大名园之一，兴盛时期占地 50 亩。最初的愚园路，只是从赫德路（今常德路）到静安寺这一段，后来逐渐延展至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至 1918 年形成今日愚园路的基本格局，这条始于静安、源于静安的马路，正式被命名为愚园路。



愚园内茶室



愚园正大门

百乐门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218 号

曾有“远东第一乐府”之称的百乐门，始建于 1932 年，1933 年建成开业，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1929 年，原开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兼营舞厅的“大华饭店”歇业，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西区，没有一个与“贵族区”相适应的娱乐场。1932 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七十万两白银，购静安寺地营建 Paramount 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1933 年开张典礼上，时任国民

党政府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亲自出席并发表祝词，当时百乐门的常客有张学良，陈香梅与陈纳德的订婚仪式也在此举行，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

目前，百乐门依旧保留一楼门厅、旋转楼梯、弹簧地板、磨砂玻璃造景及古董电梯等。二楼和三楼为两大主舞池。同时，还设有圆形的查理·卓别林厅、香梅厅、少帅厅等。

刘长胜故居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81 号



愚园路 81 号是 1946 年至 1949 年刘长胜同志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时的居住地，也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是一幢沿街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2004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正式对社会开放，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陈列馆占地 239 平方米，共设有四层展示区：底层复原了文委筹建左联的地点公啡咖啡馆；二、三展馆通过雕塑、场景展示、情景模拟、实物陈列等一系列表现手法，展示了 1937 年至 1949 年期间刘晓、刘长胜、张承宗等同志领导下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展、斗争的历程；四层静安文史藏品专题展则集中展示了地下党老同志及其后代珍藏了六十余年的珍贵史料。

愚谷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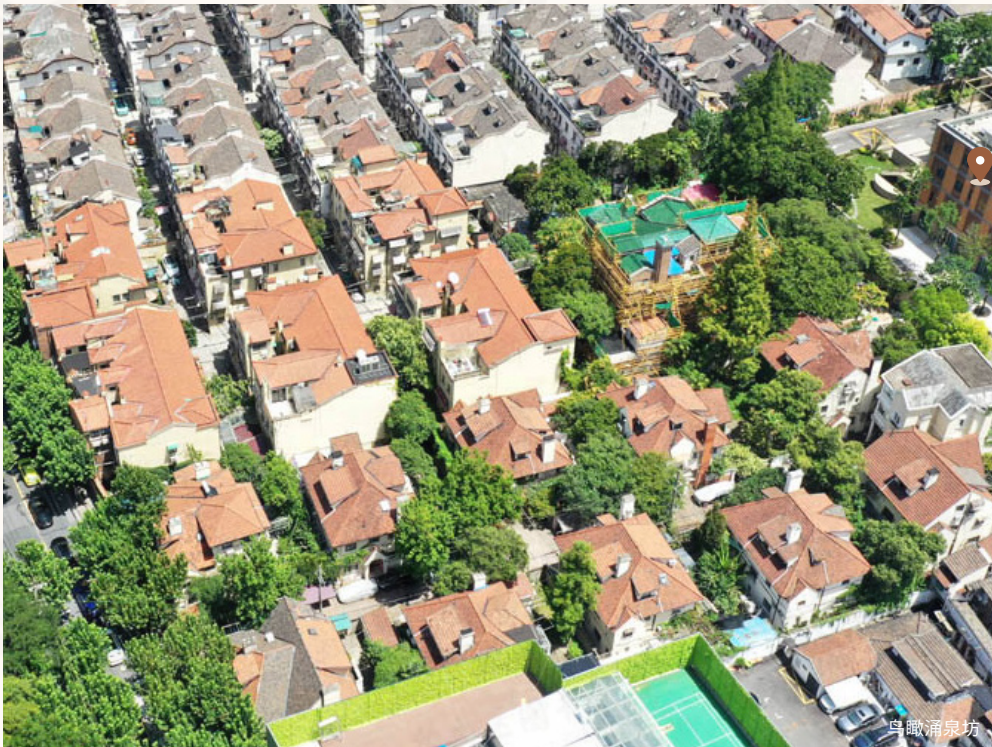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361 弄

愚谷邨位于静安寺、百乐门西面，在愚园路、乌鲁木齐北路、南京路西端。自东向西依次有愚谷邨、涌泉坊、愚园坊、中实新村以及蝶村，其间镶嵌着不少花园洋房别墅。愚谷邨沉淀着上海历史文化的风貌，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愚谷邨为砖木结构，现主要为居民

居住。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租界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作为市中心主要道路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也随之不断向西拓展。位于南京西路与愚园路之间的新式里弄——愚谷邨，正是反映这个时期社会风貌和特色的典型里弄住宅。

涌泉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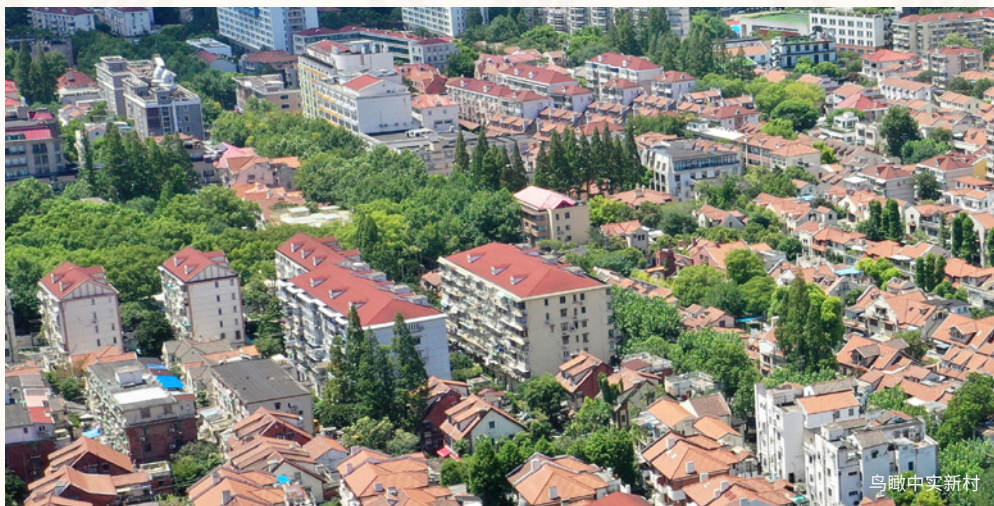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395 弄

涌泉坊位于愚园路 395 弄，建造于上世纪 30 年代，属里弄建筑黄金时期，为三层西班牙式新式里弄经典示范，因“静安八景”涌泉亭而得名涌泉坊，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涌泉坊弄堂宽 6.5 米，让人感觉较为宽敞。里弄的尽头是一间漂亮的洋房，折衷着西方和东方的设计元素，这是早年华成烟草公司总经理陈楚湘的故居，涌泉坊也主要由他出资建造的。



中实新村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579 弄

中实新村，位于愚园路 579 弄，新式里弄住宅，建于 1912 年，原为中国实业银行的产业，因此取名“中实新村”，原住民多为该行的高级职员。

中实新村所在的愚园路位于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愚园路兴起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居住环境，吸引了很多富商巨贾和外国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愚园路沿线陆续建起许多花园住宅和新式里弄，成为上海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许多社会中上层人士选择在此定居，其中也有不少文化名人。

中实新村 44 号为刘晓故居，1937

年 5 月，刘晓受中共中央委派来上海重建中共地下组织，主持上海局的全面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刘晓及上海局所做的一系列部署，为完整地接管城市、恢复生产，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解放后刘晓曾任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大使，“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

中实新村 22 号 3 楼为申石伽（1906—2001）故居，申石伽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1957 年至 1984 年居住于此，因居室较小，自谑室名“六步楼”。

刘晓故居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579 弄 44 号

刘晓故居，位于愚园路 579 弄 44 号，是一幢标准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子，一楼是客厅，二楼由刘晓妻子带着孩子们居住，三楼刘晓单独居住，而三楼亭子间则住着译电员朱志良，他对外的身份是刘晓的侄子。

刘晓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全面主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但他的公开身份是关勒铭金笔厂副总经理兼董事。妻子张毅以家庭主妇的身份作掩护，担任地下党领导层之间的机要交通员。在邻居们的眼里，刘晓是位老成持重、事业有成、努力工作、挣钱养家的生意人。

刘晓于 1937 年受中共中央委派来上海重建中共地下组织。1946 年，刘晓从延安又回到上海，领导上海地下党的工作。1947 年，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该址为刘晓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寓所。

刘晓故居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文元坊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608 弄

“文元坊”位于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内，该历史建筑群主要为砖木结构，1938年由金融家、中国垦业银行老板王伯元与联华地产公司高管联合投资建造。建成后大多以“一次收取20年房租，到期退房还本”的形式租赁给住户。

愚园路608弄60号是王謇旧居。王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版本目录家和考古学家，同时也是藏书家和书法家。王謇（1888—1968），字佩诤，江苏苏州吴县人。历任《吴县志》协纂，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目主任，苏州振华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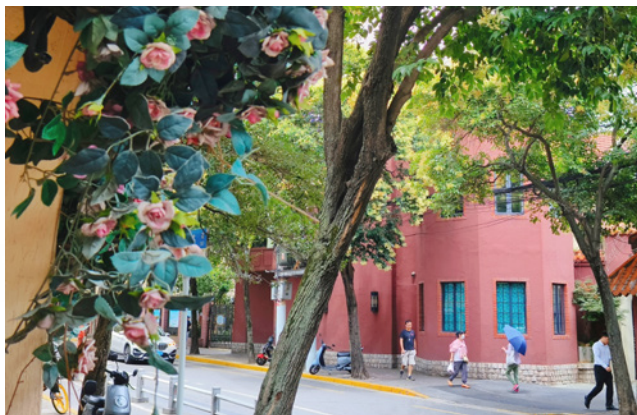
教务长、副校长，国学会副主任干事，章氏讲习会讲师。历任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纂。



我与愚园路： 家园的回归，街区的探寻

文 / 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
“文化创新与城市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摄 / 周馨



梧桐深处的城市密码

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

许多上海马路也可以这样言说，但要通过大量的文献和实证形成一个完整有深度的证据链和叙事结构，却非易事，而这，正是我这么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事。这条路上发生过什么事件影响到了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条路上哪些人可以纳入中国近现代人物谱系和上海城市文脉，哪些人物与历史事件有过紧密互动和牵扯，或者参与并影响到整个城市历

史的塑造；作为一个位置和地方，这条路在整个城市空间形态中具有什么独到的价值和意义；这条路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在这条路的形成过程当中，沉淀和折射出了什么样的历史精神和城市品格；在经历了风云变幻后，作为上海人、上海生活、上海文化的一个部分，这条路上的居民又如何时代的漩涡中慢慢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文化教养和身份认同。要从问题出发，通过文献梳理、细节考证、原始叙事，观察与分析，寻找历史的答案，给当下和未来以启示。

思考的细则首先是还原日常历史。希望通过反映当时人真实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以及精神世界，无限接近历史的原生态。过去的人并不是几行字，他们也是一分一秒过日子的，每天也要吃喝拉撒，也有喜怒哀乐，宏大叙事背后，真实的日子究竟如何，这可能是在用各种当代史的观点解读历史的时候容易忽略的问题，回到生活的常识，比如那时候大街上的汽车究竟是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现在大家使用的抽水马桶和煤气灶是何时引进和普及的？今天习以为常的门牌号码当年是如何编制的？当年的物价水平究竟如何？建筑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许多熟视无睹不以为然的问题，其实都是非常有趣并且值得好好探究的。哪怕百年历史，也可能有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层叠的过程，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愚园路在开路之初，发展之中和今天所见，其实也是会有所不同的。或许，我们能在一条马路的生活场景中有所发现。将165年来发生在愚园路上的大大小小历史“碎片”拼接起来，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轮廓描述中，我们可以基本了解愚园路从一个江南郊野水乡逐步蜕变成当下网红休闲街区的过程，从中真正获得意想不到的“历史感”。

第二是概括地方特征。1949年前愚园路的地方特征和文化特质可概括为：郊野水乡、越界筑路、沪西歹土、新里文化、

街区商业；1949年后的愚园路则可分为军区文化、悲情年代、生活美学街区、网红打卡马路四个阶段。除此之外，愚园路还是一条“文学中的马路”、“钢琴声中的马路”。

郊野水乡

一篇落款为1932年12月28日夜静，题作《愚园路之夜》的随笔描写道：“这是一条躺在沪西的几乎被娱情声色的沪人所遗忘的幽情的道路。那儿有令人窒息的幽静。蝉蛙争鸣般的喧嚷，尤其是到了这醉人的夜晚，那些都市的爬虫都睁大眼睛出来的时候。首尾衔接常常绵亘下两三里路，然而这呼呼的声音，和难以使用到的一两声喇叭，总冲不破两旁美妙的甜静。”由此可见，即便到了1930年代初期，东边地标百乐门未建之前，愚园路，尤其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以西地区，当年仍近乎岑寂的郊野。静安寺以西区域原来都是城市化不充分的江南水乡，附近流经的水系有南北向的田鸡浜、西芦浦、丁浦，路北东西向的姚家浜、清水浜，路南东西向的涌泉浜、诸安浜等十多条河流。西芦浦上有康家桥、严家桥、梅家桥、余庆桥；清水浜上有矮凳桥、老人桥；诸安浜上有唐家桥、古安桥（圣堂桥）、堰桥、万安桥（板凤桥）和三泾桥。可谓蛙声一片，水网密布，桥梁纵横，舟船荡漾，故

西人常以为郊游之地。

越界筑路

顾名思义，就是租界当局越过原有租界界址修筑的道路。从1860年代起至1920年代，两租界或以军事原因，或以开设、维护公园和跑马厅等休闲场所名义越界筑路。工部局或公董局设置巡捕对这些道路进行管理，竖立电杆，钉定门牌，维护治安，向沿路居民征税，使得这些地方成为租界的附庸。公共租界“章鱼触手”式的“路权殖民”和法租界“藤蔓缠绕”式的“精致渗透”，使这些地区从农田变成“越界飞地”，成为殖民者“以路拓土”，进行隐性权利扩张的手段，当时的媒体称之为“马路帝国主义”。到1920年代末，公共租界面积33503亩，法租界面积15150亩，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面积却达47540亩，比同期的公共租界面积还要大14073亩。越界筑路地区成为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的“准第四界”，也就是鲁迅先生去掉“租界”半边含蓄所称的“且介”。除东边一小段划入租界外，愚园路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成为公共租界“西进走廊”的重要一环。该地区一般马路属工部局巡捕房管，弄堂内和背后的腹地则归中国政府管，形成“一条道走东西，两边路故事多，治权常常三分，弄堂四通八达，

人员五方杂处”的特点。租界、中国政府和地方势力三足鼎立和角逐，形成“三明治夹层”的治权结构。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如同上海城市的“疤痕组织”，既是民族耻辱的印记，也是现代性成长的沃土。越界筑路的愚园路，正处于城市化与原始乡村的暧昧界面。

沪西歹土

“歹土”一说最早见于《大美晚报》。从1939年起，日伪势力进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不到半年时间，在这块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舞厅、毒窟、赌场、淫窝、夜总会，加上军统、悍匪，特别是汪伪特工组织“76号”带来的暗杀、抢劫、绑票、勒索，生生把这里变成了魍魉世界。《大美晚报》在列举大量事实后，将此称为“沪西歹土”，愚园路无疑是沪西歹土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条。美国学者魏斐德曾高度概括说：“沪西无主地带——歹土的非法娱乐，既是对无法摆脱的社会紧张感的暂时逃避，又是一个分裂城市在外人统治下溃烂的持续标志。”也因此，它在这一特殊时期同时成为“谍战乐土”，不仅中共地下情报组织，军统、中统、日宪、76号汪伪特务活跃异常，共产国际乃至各国情报组织和人员也视其为理想穿梭场所。多重管辖所造成的“无法无天”，似乎是一次特殊的实验，让我们看到了城市

治理的灰色一面。

新里文化

上海早期的典型住宅建筑形态是石库门，但1930年代后，在一些后发的城市化地区，旧式石库门建筑逐渐演变为新式石库门建筑，乃至为新式里弄住宅所迭代。愚园路因属越界筑路地区，最初地价较租界低廉，治安却较华界略胜，因此吸引了许多人买地造屋，逐渐形成风格不一的建筑和毗连状弄堂，最终成为以具有现代居住条件的新式里弄为主、间杂公寓和花园别墅的住宅区，其密集的新式里弄和居住其间的中产阶层逐渐孕育出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比如，从“交通马车”夜行扰民引起沿途居民投诉导致官府告示夜市结束时间到章荣初的“中央印染厂”机器噪音引起周围邻居投诉导致工部局封锁的案例，可以看到当时愚园路市民的环境意识；从陈存仁买卖土地和精算师租地众筹造房的案例，可以看到当时愚园路市民的商业意识和投资意识；从静安寺汉奸和尚案、百乐门汉奸股东案和愚谷邨居民抗捐事件，可以看到当时愚园路市民的民族意识和法治意识；从蔡季襄携子弹库帛书到上海寻找高清拍摄，到郑振铎先生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古籍的案例，可以看到当时愚园路市民的文化意识和国家

意识。沿路至今犹存的愚谷邨、涌泉坊、柳林别业、四明别墅、中实新村、文元坊、749弄、1132弄、桃源坊、瑞兴坊、新华村、联安坊等弄堂在上海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些承载着新式生活方式的弄堂，成为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海派文化发源地。愚园路的上百条弄堂和数千幢私家小楼，造就了迄今“中国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

街区商业

愚园路处于城市东西向发展的中轴线西端，但并非像南京路、霞飞路那样的中央商业区。因是人口逐渐增多的住宅区缘故，愚园路的商业主要是配套居民的街区商业。新中国成立后，街道两边仍是小店林立，服务齐全，弄堂口有许多流动或基本固定的小商小贩，烟火气、商业气、居家气浓郁。从愚园路及其周边的商业业态看，几乎囊括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所有环节。卢汉超先生认为：“对于上海人而言，与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是在步行可至的街区内那些微小却又充满生机的商业和活动，而不是以外滩和南京路为代表的那种令人目眩的生活。”街区居民华洋杂居，以中产为主，这是根据统计得出的结论。愚园路住户籍贯主要是浙江、江苏和广东，一部分来自海外，都属于经济发达地区。

军区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的愚园路相对比较平静。由于没收的大量“敌产”和“伪产”都归属华东军区，以及后来的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部队机构和干部使用，愚园路也染上了浓重的军队色彩，如“洛公馆”和江宁大厦先后被华东军区后勤油料部、“南京路上好八连”和“连史馆”使用，卜内门高级宿舍区内的花园别墅居住有南京军区司令员等部队高干，包括涌泉坊、岐山村、柳林别业、749弄、838弄弄口的许多花园别墅都成为军区干部住宅和后勤部门住地，尤其是愚园路镇宁路一带，影响特别明显。

悲情年代

在艰难探索时期，愚园路一带可谓重灾区，几乎每条弄堂都有人家被抄家，事

后有人了解到，从愚园路一条路上抄家没收的各种金银细软，甚至超过了某一个区。游街、武斗、贴大字报、戴高帽子等现象屡见不鲜。著名书画家白蕉先生在单位被划为右派，挨斗示众，回家爬楼后倒地身亡。区域内发生了很多著名的文化人自杀事件，包括傅雷夫妇、顾圣婴一家三口，都在上海的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生活美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市更新的初级阶段，愚园路沿街受“破墙开店”热潮影响，出现了违章建筑蔓延、公共景观封闭、历史风貌掩蔽、商户萎靡不振等问题。但总的来说，仍是西区一条有历史感的幽静马路。自2015年开始，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愚园路开始了城市更新，一期改造多节点、分批次



打造公共景观，老店整体升级。2017年开始的二期改造自下而上微更新，注入艺术化内容，主力商铺落地。2019年开始的三期改造由路至弄，推进到社区治理，街区、社区、园区三区联动。以“生活美学街区”为目标，愚园路形成了“历史起源”叙事和“潮流开端”叙事结合的原真性街区新形象，向时尚、创意等产业发展的方向基本明确。

网红马路

2019年以后的五年，愚园路街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负责愚园路商业运营的文化公司在2021年开始街区品牌升级改造，成为“网红”化运营的开始。尽管已消失的“好久不读”书店、愚园百货公司、愚园市集、愚巷、愚见、弘基“口袋公园”和老伯伯内衣店、飞吻画廊、凯莱克斯灯具店的存在已具备网红萌芽，但其真正被“引爆”成为网红马路则是在2020年疫情以后，标志是弗兰克牛排馆变脸为网红店 Ribone café。潮流门店频频更换“新皮肤”吸引人群打卡。LV快闪店、米哈游游戏活动加剧了愚园路网红色彩，直至在万圣节达到高潮。作为样本，“永恒的街道，快闪的景观”被学界称之为“网红化新型表皮主义”代表。今天的愚园路，“时尚而不失厚重，潮流而不失烟火”。

愚园路还是一条“文学中的马路”。

愚园路上的文学痕迹，以张爱玲为原点，其最崇拜的两个作家林语堂和张资平，都曾经住在靠近愚园路的江苏路上。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女作家庐隐住在离她不远的愚园坊。庐隐的成名作《海滨故人》发表于1923年，时间比张爱玲成名还早10多年。庐隐写北京和上海两地生活，张爱玲则写香港和上海。当年的愚园坊有一个文化圈，庐隐、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现代文学史专家刘大杰三人相邻而居。张爱玲处女座的发表地《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住在愚园路608弄文元坊，张爱玲正是通过上门求教发表了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等并就此走红。在此区域居住或将此作为书写空间的作家，有茅盾、周瘦鹃、林语堂、郑振铎、庐隐、张爱玲、施蛰存、王安忆、金宇澄、孙甘露、小白等，上海历史上三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长恨歌》《繁花》和《千里江山图》中都出现了“愚园路”字样。张爱玲的《色·戒》原著中王佳芝上了黄包车后说的是“去愚园路”，小白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封锁》则完全以愚园路为故事发生场景。作为所选择的都市地域空间，林语堂凝神的声音场所、张爱玲游荡的周边街道、王安忆有虚有实的弄堂、金宇澄的“火灾”电影院、小白的“甜蜜公寓”，都生动再现了愚园路丰富的“地方性”和“场所感”。这种“地方性”和“场所感”

可能是早年近乎郊野的自然与岑寂，可能是越界筑路的吊诡和离奇，可能是沪西歹土的逃避和溃烂，可能是马路两旁大雅大俗的市民气，可能是弄堂深处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在最近的当下，还可能是在急速城市化和商业化进程中的紊乱及尴尬，但最终都变成了文学资源。愚园路作家群丰富的“地域意识”共同建构出了一条“文学中的马路”。

“钢琴声中的马路”或许是愚园路的另一张名片。1990年代，行走在梧桐树下的愚园路，时常会听到不远处传来的钢琴声和唱歌声。愚园路最早的钢琴缘，可以追溯到工部局乐队时期。中国第一个走向世界华人钢琴家董光光，师承工部局

乐队指挥梅百器，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黄贻钧曾经是工部局乐队的首批华人演奏员，他们都住在愚园路上。工部局的另一位指挥富华，也曾经住在愚园路和村，教过不少学生。也因此，愚园路的钢琴缘源远流长，1949年以后声名鹊起的有傅聪、顾圣婴等。

第三是折射城市空间格局与海派文化，丰富上海历史。写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将此作为上海史的一个特殊个案，丰富上海城市发展史。上海最初的城市形态和空间布局完成是在1910—1930年代，1930年代上海的繁荣无疑主要体现在东西中轴线上，而处于东西中轴延长线上的愚园路的形成和发展是上海城市社会的一



个极好缩影。在这块曾经以江南农耕文明为主的土地上有过佛教静安寺和私家园林申园、西园、愚园，以及聚族而居的宗屋大宅，随着公共租界的西扩，私园和宗屋最终因地皮腾贵而消失在现代房地产业中，以这条路串联起的周边地区诞生了西方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兆丰公园、圣约翰大学、汉璧礼西童公学、救火会、西人墓地、百乐门、毗连式新式里弄、公寓、花园别墅，出现了宗教团体和各类自发组织，形成了华洋杂居的社会网络，随着居住区的形成，慢慢酝酿出一个渐近成熟的市民社会。后发的愚园路作为一个阶段和路段，其作为江南水乡的地理特征最终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浪潮所吞噬，成为现代上海市区的一部分。如果拉长时间线或者放大它的空间，愚园路确实能够见证上海这座城市现代版图的建构过程。

近年来，城别史的研究与写作跃入人们的眼帘，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甚至孟买、威尼斯、伊斯坦布尔都有相关专著出版，中国作者也开始为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台北等城市写传，相比而言，切口更小的上海“马路写作”热潮形成非常独特。伴随着“建筑可阅读”活动和 Citywalk、city-in 流行，马路深入人心，但真正有深度的路史研究却不多。“上海马路丛书”和《愚园路通史》可以归入微观史、社区史、生活史研究范畴。路史

写作可以看作是一种地方性的写作，一种城市的“乡土”写作。出生于愚园路的我，记者、作家和学者的三栖优势，进行建立在尽可能扎实的基础史料和跨学科研究基础上的非虚构写作，可以说耗尽了十年愚园路专门研究的“家底”。

城市更新既要市民记得住“乡愁”，也要找得到“未来”。

普鲁斯特在《斯万之路》中说：对于一个特别的形象的记忆仅仅是对一个特别时刻的惋惜；而房屋、道路、林荫路——就像岁月一样，须臾即逝。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街道和城市的关系是什么？人和地、人和人的连接又是什么？街道曾经为交通而设置，但是在今天，街道又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的相对面来定义：相对于田野代表农村，街道代表城市；相对于乡间小道，街道是城市通衢；相对于天空，街道是地面；相对于室内，街道是室外；相对于地下交通，街道是地面交通；相对于隐私空间，街道是公共空间；相对于大型商场，街道是街边小店。街道是一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在街道上涌来涌去的人流，就是血管里奔腾的血液。地铁的发展成为城市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有些街道变成了人行道或者限时



人行道，有些街道变成了人群集聚的网红街区，这意味着地面街道的交通功能在逐渐递减，而展示功能却在不断递增。与之相伴的是街道作为城市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场景，正成为一个流动的剧场，一个表演的舞台，在这个剧场和舞台上，人们流动、迷失、游荡、邂逅、作秀、融入、冲突、和解、互动，创造潮流、趋赶时尚、展示自我，激发活力，充分体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大城市。而这一切，都会通过一条条马路街道折射倒影出来。未来街道又会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汽车曾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如果哪一天人们的交通工具变成了无人驾驶和空中公交，或者，居家办公越来越流行和普及，街道又会是什么？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马路街道是日常起居的中心。如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林奇所说：马路写作是将“特定的空间、道路、结构和物质遗迹从城市内部的混沌的统一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变成独立存在”。俄裔美国学者S·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说：“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怀旧式的爱只能够存在于距离遥远的关系之中。怀旧的电影形象是双重的曝光，或者两个形象的某种重叠——家园与在外漂泊，过去与现在、梦境与日常生活的双重倾向。过去变得比未来更为难以预测。”“全球化激发出对于地方性事物的更强烈的依恋。与我们迷恋于网络空间和虚拟地球村现状对应的是，程度不亚于此的全球流行病般的

怀旧，这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渴求，在一个被分割成片的世界中对于延续性的向往，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在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冲突中，“上海马路写作”是一种对地方性的召唤；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中，“上海马路写作”是一种乡愁寄托和家园记忆；在不确定的社会转型中，“上海马路写作”是一种身份确认和精神锚锭；在走向未来的城市梦中，“上海马

路写作”是一种空间建构和集体畅想。愚园路作为上海的一条特色马路，可以浓缩城市空间、殖民权力、市民社会与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互动。对每一条马路的历史复盘，可以拼接起整个城市文化，一条条马路累积的分量，就是上海的重量。

路，是城市的交通，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辙痕，它一直在记录，在诉说，在散发它的魅力。时间并没有流失，它只是凝聚在了历史深处。千条路，万条路，世上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回家的路。

—— J₁ ——

(本栏责编：杨晓晖)

上海最美不过愚园路

踩着愚园路上的落叶
一起去逛逛吧



愚园之源，源于静安

愚园路在历史上，是作为静安寺路（现在的南京西路）的延伸和补充而诞生的，它的规划和建设都以静安寺区域为起点和依托。

今天和 LOOK 一起从静安出发，打开愚园路的秋天～

11月的愚园路，马路上的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走在愚园路上，两侧叶子缓缓飘下，为降温后的上海，增添了一丝秋日的浪漫。



落叶纷纷





在愚园路，光影本身也是一处美景。秋天更是随着不同树叶的形状，映射下的树影也不一样。在历史悠久的愚园路，树影也透露着时光的痕迹。



光影下的生活剧场



愚园路很适合慢慢逛，也是上海的摄影爱好者不会错过的一条潮流小马路。愚园路东起常德路，西至镇宁路，横跨静安、长宁两区，也是上海 64 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



愚园路上不光有静安寺、百乐门等知名的上海标志性建筑，更有许多风格各异的弄堂建筑。多样的建筑群在秋天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

愚园路上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无声的史诗，在记录光影的漫步之间，历史的厚重感也轻轻跳跃出来。



小马路上的秋叶在风的吹拂下，有时传来“哗哗——”的声响。抬起头来，看到树叶与有轨电车的天线相呼应，或许这是来自自然的音符，也是愚园路上特有的声音。



在愚园路上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听到“叮叮——”的声音，这是20路电车穿过愚园路的声音。

上海20路公交车始于1928年，作为近百年公交，仍然保留天线，共跨黄浦、静安、长宁三区。在愚园路上散步的时候如果听到“叮叮——”，扭头一看，很可能是20路电车来了。



愚园路上特别的声音



愚园路的秋，很有味道

愚园路上除了漂亮的秋景以外，还有一处容易忽略的地方，就是愚园路上的弄堂。



愚园路上的弄堂





愚园路上的弄堂，非常有特色。不仅是居民生活的地方，里面更是有许多漂亮的工作室或对外营业的店铺。

走在愚园路的弄堂中，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不同建筑风格的建筑、挂在外面的晾衣架……弄堂很窄，有时还弯弯曲曲，但上海的精髓，正是藏在这弄堂之中。

愚园路上的老建筑



树影的斑驳落在市西中学的门头上，在学校这个本就宁静的地方，秋叶与市西中学的灰色墙壁交相辉映，互成一方秋色。

静安寺的层层建筑与树木的挺直相照应，显现出一种和谐的东方美学。



那些被忽视的漂亮小店

愚园路上的店铺都很有讲究。不论是开在弄堂里的买手店、马路边的花房，还是街头随处可坐的咖啡店，这些愚园路上的好去处，给予了去愚园路打卡的另一种新方式。

漂亮门头 也是秋景的一部分





漂亮小店



—— J·A ——

(本栏责编：路 明)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愚园路：空间形态与海派文化

——《静·安》杂志访谈徐锦江教授

《静·安》：愚园路和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是什么关系？

徐锦江：因为研究愚园路，经常有社会机构邀请我去作专门讲座，我的题目一直是，愚园路：打开上海大门的一把钥匙。愚园路虽然只是一条越界筑路而成的马路，但如果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推演出近现代上海的历史文化，成为上海近代化的一个微型样本。

愚园路的形成与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确实有着密切关系。老城厢作为传统的中国城市，在开埠前，有人说它是“南吴壮县”，有人说它是区区“草县”，我们可以因为今天的上海地位赋予它特殊的意义，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大上海确实是在江南的边缘地带发展起来的，大上海也确实是在开埠后才壮大起来的。毋庸讳言，现代上海的基点是外滩，因为受制于一江（黄浦江）一城（老城厢），英美租界曾经沿

着黄浦江西岸，跨过苏州河朝北蜿蜒再朝东向杨树浦宝山口方向发展，觉醒的华人也建设了繁荣的闸北华界，甚至在江湾地区规划了“大上海计划”，但最终因为淞沪抗战和淞沪会战而中辍，江湾虹口成了“准日租界”，合并起来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随后主要沿着苏州河南岸向西扩张，从南京路到静安寺路，再往西，愚园路应运而兴。参考社科院万勇研究员的研究，如果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城市空间拼成一张图，可以依次概括为圆墙城（老城厢）— 内外城（传统城和租界城）— 三向城（朝南、西、北三个方向发展）— 带状城（越界筑路发展）— 新旧城（国民政府的江湾大上海开发计划）— 苏制城（1949年以后的苏联模式）— 两岸城（浦东开发开放之后）— 辐射城（中心城区和五个新城）— 章鱼城（长三角一体化）的不同城市空间形态。在这个上海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愚园路作为上海城市空间东

西中轴线的西段，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区域。

《静·安》：愚园路与海派文化有什么关系？

徐锦江：愚园路作为城市西区的一条马路，是一个典型的海派文化区域，从空间格局、建筑风貌、生活方式到文化气质，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髓。首先是空间格局，愚园路堪比一个华洋杂处与阶层融合的微缩模型。海派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混杂性”，愚园路的空间格局完美体现了这一点。愚园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的结果。这种特殊的建设方式，本身就代表了中方主权与西方权力的交织与博弈，是海派文化诞生的宏观政治背景的微观体现。愚园路的主干道两侧，衍生出无数条细密的里弄，如涌泉坊、愚谷邨、岐山村、宏业花园等，形成了“鱼骨状”的里弄网络。这种格局不像规划整齐的殖民式网格，也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里坊，它有机、自发，形成了半公共半私密的过渡空间，促进了邻里交往，是海派市民社会形成的物理基础。巨大的花园洋房、精致的里弄、相对简朴的旧式里弄在愚园路沿线并存但并非隔绝。富豪、中产知识分子、普通市民比邻而居，虽然生活水平差异巨大，但共享同一个街区。这种

分而不隔的社区形态，以及物理上的接近性，为不同阶层文化的相互观察、渗透提供了可能，是海派文化“包容性”的物质前提。其次是建筑风貌，愚园路是万国博览与实用主义的融合样本。海派文化在建筑上的体现是“多元融合，兼收并蓄”，愚园路可谓教科书式的案例。短短3公里不到的愚园路沿线，汇集了英国乡村式、西班牙式、装饰艺术派、现代主义、新中式、古典复兴式等多种建筑风格，形成了一幅建筑风格的“拼贴画”。你可以在路上看到陡峭的红墙屋顶、舒缓的黄色拉毛墙面、流畅的几何线条装饰。这种风格上的自由选择与混杂，是业主和建筑师基于个人审美、实用功能和经济实力的综合考量，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的“拿来主义”和实用理性。愚园路遍布着作为石库门进化形态的新式里弄，由于越界筑路的特殊性，愚园路地价经历了逐渐从低到高的过程，吸引了大量中外富商包括文化人前来购地造房，上百条弄堂和数千幢私家小楼，造就了“上海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这些建筑相较于旧式石库门，减少了中国传统院落符号（如高墙、门楣雕花），增加了西式生活设施（如卫生设备、小花园）、更注重采光和通风。这是海派文化“改良”而非“革命”精神的体现：保留合院聚居的邻里模式，但积极接纳现代生活标准，同时私密与开放结合。花园洋房

通常有矮墙和庭院，保证了私密性；但其优雅的立面本身又构成了街道的公共景观。这种“对内私有，对外贡献”的空间处理方式，平衡了东方家庭的内向性与西方城市的公共性，是海派文化在空间上的巧妙创造。再次，从历史人文视角看，愚园路名流汇聚。海派文化的活力源于其人物的多样性和思想的碰撞，愚园路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无数政治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曾聚居于此。茅盾、林语堂、周瘦鹃、施蛰存、郑振铎、张爱玲等文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迹。愚园内的“国会”和南社活动、“游存庐”内的讲学、王伯群住宅的“隅园雅集”、严家花园的“神仙会”，以及冯耿光住宅、周作民公馆、沈钧儒的“与石斋”曾是“梅党”、金融家、民主爱国人士的聚集场所。他们的存在，为街区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的思想氛围，使愚园路成为文化名流的“客厅”，沙龙里的讨论和创作，是海派文化精英一面的生动体现。愚园路也充满了红色印记。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红色小开”潘汉年，地下党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国际进步人士都曾在此活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等都坐落于此，愚园路因此成为隐蔽战线的“前沿”。这种“灯下黑”的隐蔽性，恰恰是利用了租界华洋杂处、管理复杂的特殊环境，体现了海派文

化中精明、务实、善于利用规则缝隙的一面。第四，是市民生活方式。愚园路的市民社会发育比较成熟，从当年的许多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当地居民已具有强烈的商业意识、法治意识、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和文化意识。愚园路奇妙地融合了市井烟火气与国际化风尚。海派文化最终落脚于人的生活方式，愚园路至今仍在演绎着这种生活美学。梧桐掩映、尺度宜人的街道，天然适合漫步；沿街咖啡馆、面包店、小酒馆为市民提供了“发呆”和观察城市的空间。这种对生活品质的细致追求，即上海人所说的“懂经”和“腔调”，是海派文化精致主义的生活化表达。当年愚园路居民中有大量外侨和欧美海归，今天依然如此。路边是阿姨妈妈闲聊的内衣店，转角可能就是一家独立设计师买手店；传统的生煎小笼店隔壁，开着精品手冲咖啡馆。这种市井烟火与国际范，高级与日常毫不违和的无缝切换，正是海派文化开放与包容的当下写照。愚园路并未沦为僵化的历史标本，它通过持续的有机更新，引入创意市集、公共艺术、设计店铺，让老建筑焕发新生命。这种自我更新、不断吸纳新鲜血液的能力，正是海派文化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愚园路的核心气质是深厚多元的，通过历史和时尚的高级融合实现当代生活的有机平衡，以及以人为载体的时间与空间的原真性。

作为海派文化的“完整文本”，愚园路最大的特点在于规模和完整性。它拥有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密度极高的花园洋房群和新式里弄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阅读的历史街区；它的肌理，讲述了权力交织与空间生产的故事；它的建筑，凝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审美选择；它的历史，记载了精英文化与革命精神的碰撞；它的当下，演绎着传统市井与现代生活的交融。它不是一个被圈护起来的景区，而是一个始终活着、呼吸着、变化着的有机体。行走在愚园路，就是在阅读一部行走的、立体的海派文化。它证明了海派文化并非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深深嵌入城市街道、建筑和日常生活之中的，可感可触的实在。

《静·安》：能举例说明一下愚园路和其他上海马路的差别吗？

徐锦江：相比同属长宁区的新华路，愚园路是“社区”。它是为多元群体设计的，有里弄、有公寓、有洋房，层级丰富，生活设施配套齐全，至今仍是一个功能完整的居住区。而新华路是“领地”，尤其是“外国弄堂”片区，规划初衷就是为一个相对同质化的高端群体服务的。它更像一片嵌入城市中的、低调奢华的飞地，私密性远高于公共性。走在新华路上，你会感受到一种被筛选过的宁静和高贵，而愚园路则

更“接地气”，更有生活的烟火气和包容性。相比同属长宁区的武夷路，愚园路历史风貌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层次最清晰。它的“海派”图景是完成度很高的、可供细细品读的。而武夷路则更像一个“进行中的作品”，它也在更新，但其风貌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不如愚园路。更多地展现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过渡性和混合性——老厂房改造成的创意园区与本地居民的日常杂货店并存。更多体现动态、新旧磨合的进程。相比著名的网红马路武康路，愚园路的本质是一个生活场所。人们来这里是为了生活、工作、散步、喝咖啡，文化底蕴是自然弥漫在生活气息之中的。而武康路的本质是一个观光景点。人们来这里是为了“观看”和“被观看”，是为了与武康大楼等地标合影，消费的是“上海梦”的视觉符号。其生活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旅游和商业消费所取代，表演性压过了原生性。最核心的区别在于：愚园路是“沉浸式体验的生活场”，武康路是“打卡式游览的观景台”。相比另一条网红马路安福路，愚园路的繁华是内生的、有机的。它的商业是随着社区需求自然生长出来的，与历史风貌融为一体。安福路的繁华则是外来的、策展的。像被精心设计的“剧本杀”场景，每一个店铺都极具风格且更迭迅速，目标是创造社交媒体上的爆点。它的消费者主要是潮人和网红，而非本地居

民。安福路是“被制造出来的潮流”，而愚园路则是“历经时间沉淀的生活”。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内生性”和“策展性”。

愚园路的独特性在于，它不像新华路那样高远和冷清，不像武夷路那样仍在摸索，不像武康路那样被符号吞噬，也不像安福路那样被流量裹挟。愚园路是平衡的典范，包括历史与当代的平衡：老建筑和新商业融合得恰到好处。居住与商业的平衡：它至今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而非纯粹的旅游区或商业街。高端与市井的平衡：顶级的别墅、优质的里弄和日常的内衣店、小吃店和谐共处。文化与生活的平衡：深厚的历史底蕴自然地渗透在日常的咖啡香和梧桐影里，无需刻意强调。因此，如果说其他道路是海派文化的某一特定侧面的“特写镜头”，愚园路就是一个历史的“长镜头”，它用最完整、最从容的方式，讲述了海派文化关于包容、生活和时间的宏大叙事。它是上海这座城市“活态”的历史遗产，而非凝固的标本。

《静·安》：东头、西头，哪头先闹猛起来？

徐锦江：《上海县续志》载：愚园“光绪十六年，四明张氏创葺。二十余年来已五易其主，士女如云，恒选胜于兹，假山上花神阁，有闽人辜鸿铭英文诗、德文诗

石刻”。此叙与钱化佛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以往之园林》中收录胡寄尘所记“愚园原在静安寺东北半里许，清光绪十六年，四明张氏所创葺，后屡易其主。民国六年后废，今西区愚园路，即以园而得名”基本吻合。余如《上海胜迹略》等亦持此说。胡说并记有：“愚园一度为常州人刘葆良所有，园中具亭台竹木之胜，和张园一味空旷大相径庭，且蓄着猩猩、孔雀、吐绶鸡，以邀游客的观赏。”当年姓张的甬籍富商不在少数。也有记载认为愚园前身为旅沪宁波巨商叶氏别墅，后为刘氏购得重建，如1909年上海环球社出版的《图画日报》介绍“愚园”说：“是园向为镇海叶氏产，后经阳湖刘氏以银十一万两，向叶氏得之。”故有“先张后刘”和“先叶后刘”两说，而以前者居多。

据多重文献描述，愚园垒石引泉，遍栽花木，并扩建亭台楼阁数处，布置雅淡，风景清幽。园内有杏花村、云起楼、倚翠轩、鸳鸯厅、敦雅堂、花神阁诸胜，为中国传统的东方式园林。愚园经营者为迎合当时人们追求西化、嗜好新奇的风尚，在敦雅堂兴建西式高楼，汲取静安寺涌泉水设茶座揽客。同时辟球场，引进各种球类活动，在敞开心内演杂技魔术等。当时上海尚没有动物园，愚园开风气之先，园内畜养了虎、豹、猕猴、白鹤、锦鸡、孔雀及梅花鹿等动物，供游人观赏。春秋佳日，游履

甚众。四方人士来到上海，愚园是一个重要打卡地。《上海指南·卷五·园林》描述道：入门，过小桥，见有一楼，楼前多乔木，有紫藤一棚，绝佳。楼后有池，池上有小亭，曰“如舫”。过此即为“敦雅堂”，后为假山，石笋不少，山上为“花神阁”，有闽人辜鸿铭英诗及德诗石刻在焉。池之东、西两旁富亭榭。楼之向北隅复有小楼，曰“飞云”。楼西为球场，场之东北隅为弹子房，弹子房之东为鹿柴虎栅，西为唐花室。游资每人一角，茶资每碗二角，果品每碟一角，兼售点心。愚园与张园、徐园同为上海三大营业性私园。时人谓：“张园西去到愚园，张园空旷愚园雅。”画家《吴有如墨宝》中存有多幅愚园画作。美国摄影家施塔福摄有多幅游园图片。陈无我先生对愚园当年盛况和“愚园内之寿仙班”“愚园琵琶会”均有详述。

因为申园、西园、愚园和张园、爱俪园的存在，静安寺一带变为园林胜地。如陈无我所说：“其时园林甫辟，台榭草创，从繁华尘海中而忽得此清凉世界，宜人之乐于游憩也。”繁荣背后的更大原因却是因为这里变成了富豪公子和时髦妓女“驰马炫车”“栽花犯露”的风月场所，如同今天武康路、安福路上的“豪车炸街”。1870年代，和客人一起坐马车已成为一种时尚，1880年代，维多利亚马车引进到上海，弹簧轿厢，橡胶轮胎、敞篷马

车和可以面对面坐的四轮有篷马车相继出现，1890年代至20世纪初，马车在上海已非常盛行，并出现了一种装有钢丝橡胶轮的小型马车，可由乘车人自己勒缰，单人四轮马车美其名曰“亨斯美”，非常迎合乘坐者贾勇兜风的心理，风行一时。据统计，到1906年，仅公共租界出租马车就有711辆，私人自用马车更达976辆之多。马车从交通工具变成了弄潮狎乐的工具。《申报》文章分析道：“此风有之已久，有心人乃于静安寺之左右，创设茶室烟寮，以备游人驻足，而申园西园兴焉。”申园、西园并因此大开夜市，“自夜达旦之生意较之自午至暮之生意可加十倍”。但也因此带来了扰民的社会问题，“凡此马车经行之处，十里人家不能安枕，轮蹄聒耳，必待东方大白，红日高升，乃能告止”。沿途的外国居民遂有“不准夜游之请”。地方“有司”“既据其请，岂违其意，乃斟酌出示白纸楷书，发给申园、西园诸处禁买夜茶，限以十一点钟为度，一概熄灭灯火，以为无茶可吃诸人当可不游”。但发现即使没有灯火，却依然驰车如故，“推原其故，原此等游客，本非为品茶吸烟而来——盖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游客之意不在茶，而在驰车之乐……无怪乎釜底抽薪之妙策，转贻为隔靴搔痒之微词”，分析认为上（海）本埠乃“极俗”之区，“绝无古迹，方赖有此一段风光润

色地方”。春夏两季夜市兴旺，但碰到秋冬两季和阴雨天，则门庭冷落，申园遭到徐园、张园、西园的夹击，力有不支。四明巨商张氏起意兴建愚园后，1890年购入西园产权。《申报》“愚园序”当时记曰：“概乎园之基，大三十余亩，与昔年西园相毗连。既竣并西园，购归而规模乃大扩，园临西人所辟静安寺路，前门向南，门以内度地为规。”愚园开园后，申园的营业更是每况愈下，同年八月转租他人，翌年正月再次开业，但终难逆转，至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将家具、器物悉数拍卖，园终为愚园所购并。按此，静安寺附近出现的园林先后顺序应为申园 - 西园 - 愚园。

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出版时间是1898年，应该就是愚园存续期间最兴旺的时候，其中对愚园的活动描写颇为细致。几个外地人到上海来，在客栈中相识，扬州商人志和要在愚园请客，苏州游客少牧问道：

“愚园在甚么地方？这里去有多少远近？那边的景致可还好么？”志和道：“愚园在静安寺西面，这里去虽有十里之遥，马车只消半点多钟。那戏台上，每逢夏日，演的是髦儿戏（注：指全部由青年女演员组班演的戏），很有几个有名女伶。如今天气尚寒，游人还少，没有开锣。这新厅乃在园外，从月洞门出去，收拾得甚是精致。四面厅坐在厅中，四面的景致多可瞻

见，更造得十分合趣。我们今日就在那里摆酒，好也不好？”

招妓做局后，“女先生”如新莺出谷唱起昆曲，一曲又一曲，演了一出“开豪宴浪子挥金 题妙曲可人如玉”的“折子戏”。可见当时愚园里的狎游之风，分明是一个风流社交场所。书中对愚园的描述大差不差，但说愚园在静安寺西侧却是个错误，可见即便当时小说，也未必全对，尽信书不如无书。公园出现之前，从晚清到民国之初，许多描述苏杭扬一带富商到“十里洋场”上海狎妓游玩的通俗小说中，逛园林几乎是个必选项，也多有写到愚园。上海和苏杭，当年可谓互为“后花园”。你来我往，倒是早就一体化了。而从四马路的酒楼、茶楼、青楼到静安寺的申园、西园、愚园，是当时士大夫文人和商人掬客、妓女学生热衷的打卡线路。西郊的园林就此成为兼具政治文化意涵和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白天，这里可能是包括中国国会、南社集会等大量政治社会活动的发生地，入夜，这里则成为公子哥儿狎妓饮乐、时髦名妓争风吃醋的娱乐场，形成了上海的“摩登景观”。如美国学者叶凯蒂所说：海上名妓乘着宝马香车，在服饰和车骑上争奇斗艳，竞相展示时髦与豪奢，连他们的马夫也穿戴整齐，加入到了秀场之中。在18世纪末的上海，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和张淑玉是第一流的名妓，

他们的名字就是风尚和声望的象征，作为时尚风向标和公众人物。制造轰动就是他们的职责。

愚园为晚清上海三大营业性私园（张园、愚园、徐园）之一。愚园除了成为外地游客的宴游打卡场所，还是晚清公共知识分子的开会议事场所。清末，上海是革命志士、文坛名流以及官僚政客风云际会之地。他们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公开集会，发表演说。愚园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是当时仅次于张园的公共集会场所。如1900年7月，唐才常邀容闳、章太炎、严复、文廷式、沈荃等80余人到愚园新厅开会，以挽救时局的名义，决定成立中国国会，推选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林圭、沈荃为干事。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汉口被捕遭杀害。沈荃参加自立军，并在报上揭露卖国的“中俄密约”，亦遭杖杀。1903年8月23日，章士钊等在愚园为沈荃举行追悼会。1903年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发生后，年轻的《革命军》作者邹容入狱。邹容病逝后，蔡元培和中国教育会同仁在愚园举行追悼会，到会50余人。愚园也是文人雅集之处。1909年由柳亚子等同盟会会员组织的民族文学团体南社，就把愚园作为主要活动场所。1911年1月15日，南社第四次雅集在愚园杏花村举行，到会34人，共议国事，午餐也由愚园餐厅供应。以后每年

一、两次的集会聚餐均在愚园，柳亚子谓愚园几乎成了南社的大本营。

愚园路得名愚园，故有“先有园，后有路”之说。

《静·安》：你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愚园路度过的，这是你书写这条路的文学源泉。《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在《说宁波话的上海人》一书中，写了你记忆里家中把你带大的宁波阿姨的尽责、忠诚、讲情义，很感人。对自己成长之路的情感维护、纵深拓展，那也是对于故乡上海的忠诚。所以，愚园路，似乎在你笔下是写不尽的，随着不断加入的新资料、新人物，国际前沿城市学理论的启示，愚园路的研究并没有结束。它于你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永恒思考的象征？

徐锦江：是的，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愚园路，你重复研究它，究竟有什么收获？我也经常扪心自问。

总结起来，一是触摸真实的历史肌理，二是了解上海城市的变迁，三是构建路史研究的范式，四是感同身受历史人物的命运，五是对焦今天的城市更新，六是回归街道和社区生活，尤其是后者，因为研究愚园路，我们形成了以路为缘的朋友圈，线上线下邻里社区经常交流，大大提高了家园归属感。

我最近在写《愚园路通史》，这的确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因为不断有新的材料发现，新的人物出现，尽管相对于其他马路，愚园路已经被“啃”得差不多了，但依然会永远处于“未完成式”，所以我不得不暂告段落，不然出版社会“吃不消”，这也让我充分体会到近现代历史研究并不比古代主要靠文献的研究容易，因为近现代历史研究，除了书籍和不断涌现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尤其是现代才诞生的报刊之外，还有地图、照片，甚至于当时尚属比较稀罕的视频，还有大量的存世者（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少），新证据出现的频次远高于相对定格的古代文献研究。一张你还没有发现的照片、一段视频、一封书信、一次田野调查，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关键新物证，都可能质疑、推翻你过往的结论，或者让你的分析产生偏差。无法穷尽的史料可能让你一直处于“纠错”过程中，但严谨的史料钩沉，是为了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代史，同时也可以为当代生活提供知识传统和文化资源。拍摄“愚园路”纪录片续集的时候，我发现，通过众多专家从众多维度的不断挖掘，作为愚园路“愚园”的眉目已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逐渐具备了建模并通过AI技术动起来的可能性，这会成为传说中的元宇宙吗，甚至整条愚园路。经常有人问我，你横研究竖研究愚园路，不厌其

烦地考证一条路，究竟有什么意义。研究园林的陈喆华老师也面临这样的困惑，研究一个已然消失的园林有什么意义，一位朋友曾送我一枚章，刻的是“怀无用之心，干有用之事”，深合我心，谁知道我们废寝忘食的细微研究能转化为什么呢，愚园路的城市更新难道能缺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吗？今天愚园路风貌的形成难道没有我们铺路石子的作用吗？作为流行的文旅产业的Citywalk难道不需要精彩的故事吗？复原消失的“愚园”会不会最后成为一款珍贵的文创产品呢？说高点，上海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不需要这样的工作吗？一条路可以作为整个上海的一个历史基因，据此推演出整个上海的生命体征。而最让我们欣喜的是，这条跨过一个半世纪时间长河的马路今天仍然在历史中活得生机勃勃，甚至越来越年轻，这就是我们研究愚园路，了解愚园路，把它视为现代人家园的意义。

《静·安》：关于静安段的愚园路新打造，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与设想？

徐锦江：关于静安段愚园路的开发，我提供以下一些思路。第一，无论是静安段还是长宁段，都是愚园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在开发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以整条路作为规划单元，有动有静，不要都陷入沿路破墙开店的简单思路，尤其是在历史风

貌区部分。“活化传承”的产业价值可集中在几个点上。静安段的愚园路历史风貌区最大的特点是新式弄堂毗连集聚，比如愚谷邨、涌泉坊、十样景、中实新村、和村、兰畹、柳林别业、四明别墅、四明体育村、文元坊等，完全可以打造出一条新式里弄的 Citywork 路线，如果说张园是一座小型的石库门博物馆，那么，静安段的愚园路可以说是一座“小型的新式里弄博物馆”。第二，历史风貌区向东的静安段，完全可以根据现在美食店集聚，但相对比较混乱的状况，按照“精致烟火气”的差异化定位，结合全区规划，衔接静安

寺商圈和南京西路更加高大上的商圈。第三，通过学者对愚园位置的考证研究以及内部亭台楼阁的布局，通过建模来复原当年的愚园，即使不能在现实中还原，也可以作为历史的展陈，利用 AI、VR 技术打造出一款沉浸式的游戏和场景。第四，“愚园之源，源于静安”，抓住源头做文章，设立源点广场和标志雕塑。有学者提出可以打造“安安”和“静静”的卡通物，类似风靡年轻人的 Labubu。第五，是在开发主体和机制上可以更加多元、更有活力，甚至可以成立一个专事愚园路开发的基金，争取上市。

—— J_A ——



徐锦江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上海文化》杂志社社长、社科院“文化创新与城市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历任《申江服务导报》主编、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已出版愚园路相关著作四本，《愚园路传》待出。另著有《上海城记》《流言研究》《陆俨少词典》等。

(本栏责编：杨晓晖)

文艺地图上的愚园路

文/马衣 摄/周馨



愚园路名人故旧、旧址带

清晨的愚园路像一本被人读过无数次的书，书脊松软，页边被手指磨得温润。门牌号从东向西递增，像页码稳稳地往后翻。弄堂口的拱门一扇接一扇地开合，仿佛章节之间的段落跳接；而你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会看见不同年代的人从这些门里进进出出，把各自的故事留在深深浅浅的文学印记里，让一条街道的梧桐树影也成为阅读中影影绰绰的呼吸。

路的起点在静安寺与常德路一带。旧报刊里，这一段的侧影常与舞厅、电影院、刊社、印刷厂联系在一起。里弄的名字朴素而密集：庆云里、连生里、树德里。人们搬入、搬出，像排演一部城市戏剧的演员，角色更替，幕布不落。1930年下半年到1933年4月，茅盾在这里的“树德里”租了三楼厢房，带过街楼，三间小小的房间把他与城市的喧嚣隔开，又通过窗口把

他和上海的天光重新连上。

白天，印刷厂与报馆的车子穿过愚园路，稿件像鱼一样在筐里颠簸；夜里，过街楼的木地板在他走动时嘎吱作响，句子在灯下一次次被他收紧。长篇《子夜》就在这段狭长的时光里成形：资本上扬与人心下沉同时发生，账簿、汇票、董事会会议和里弄的家常菜气味同处一屋。这不是偶然，愚园路的空间从来会把“宏大”和“逼仄”叠在一起，启发着作家在生活与时代之间选择一句恰当的语气。茅盾的书房朝着里弄，窗外晾衣绳的影子在墙上缓缓摆动，像一只耐心的节拍器，提醒他写下一个足以承受年代重量的结构。等到1933年书出版，人们常把《子夜》的雄心归于金融与工商业的题材，其实还有一层隐秘的地理证据：那三年的居住，把一种里弄式的繁而有当的秩序注入了文本。

循着茅盾的脚步继续往里，路面微微窄起来，东庙弄在午后的光里显得安静。1936年至1949年，郑振铎在东庙弄44号度过十多年。他是那种同时拥有学者与编者两种身份的人：白天跑馆藏，校勘古籍，拉出一条条版本脉络；夜里在台灯下拆信、回信、编目、约稿，字典与目录挤满桌面。战争与流亡的阴影压在城市头顶，愚园路却顽固地维持着一种细水长流的礼数——信封从这个门牌号寄出，又从另一个门牌号抵达，稿子沿着这条路进进出出，

像电压稳定的一段铜箔，持续给文化世界供电。有人说他是“把散落的文明重新装订起来的人”，从东庙弄看去，这个比喻甚至有点字面意义：纸页在此地被翻检、抄录、装帧，沉默的巷子里每天都能听见纸张摩擦的轻响。解放前夕，他把多年所藏的文物悉数捐出，这一决断像是一步迈出了城市的上空、置身于更辽阔的历史视野之中。

愚园路并不只属于书房。往东一点，30年代的电影与唱片正把城市的夜晚点亮。周璇在1935年前后住过庆云里1号，年轻、明亮、携一口干净的嗓子穿过弄堂。白天在录音棚里，她把都市的情绪压进一张薄薄的唱片；傍晚回到石库门，灯泡把楼梯照成一串温暖的音符。她的歌让陌生的巷子听起来像自己的家，让人相信这座城市的爱情、流离与重逢都可以被旋律救赎。与她邻近的，是一整片与舞台有关的地理：百乐门的钟声、电影院的海报、报馆的走马灯消息，愚园路成为台后与台前之间的一道侧门，明星与邻居共用同一段楼梯扶手。

更早一些，梅兰芳带着剧团来沪巡演，兰畹里（愚园路488弄10号）的停驻，为这条路留下了戏曲的影子。午后，窗外光线斜斜落在桌上，扇盒与水盂端正地摆着，演员卸下妆面与翎子，在棋盘般的地砖上走动，谈戏也谈生活。到了黄昏，师



愚园路 488 弄兰晚

友结伴出门。愚园路在那几年短暂地成了戏迷的朝圣之路——戏台上的繁华褪去以后，生活在此地收拢，戏曲与都市之间隔着的那扇门，被不经意地推开过。

把脚步放慢一点，城市的年代在门牌之间跳切。跨过静安寺商圈的热度，往西走进 361 弄的愚谷邨，这片新式里弄像一只折叠得恰到好处的纸盒，闹中取静，煤卫齐全，适合把日常生活精细地安放进去。1974 年至 1998 年，茹志鹃住在这里。她擅长把“大的时代”写进小的细节：床位调换、产房沉默、女性的委婉与倔强，像被她用细针一样的文字一针针缝合。她

的文字很少直呼“愚园路”，但读者能从那股稳当、清峻的气息里嗅出这里的空气——街口有公共电话，放学的孩子绕着煤球店打闹，雨季里晾衣绳压得很低，风从弄堂口拐进来。多年后，曹可凡写王安忆，说王安忆曾如此回忆“愚谷邨”：“‘愚谷邨’路通愚园路和南京路，两端均闹中取静的街市，于人间世而有冥思，合乎父母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他们的晚境因而增添暖意。是为市井福地。”

同在愚谷邨，应野平从 1975 年起住到 1990 年。作为山水画家，他在小屋磨墨、调水，窗外的晒台与屋脊线像一种分寸感，从生活边缘延伸到画幅边缘。愚园路给他的，并非一处壮阔的景，而是一种节律——雨后瓦当滴水，邻居在过道里说话止于半句，早起的人踩过青石板的声音像轻微的皴法。你若细看他的画，山的体量与屋的尺度都出奇地稳，那种从容里隐隐有里弄生活教人的耐心。



愚园路 361 号愚谷邨

愚谷邨西侧，579弄中实新村与608弄文元坊把另一组画家的日常串起来。1957年至1984年，申石伽在中实新村的三楼小屋安了家，因为房间窄小，他自诩“六步楼”。“六步楼”其实是一种态度：以有限的空间对抗过度的铺陈，以几支笔锋的变化抵住世界的喧嚣。屋子里，纸张与印泥的味道常年不散，他在教学与创作之间穿梭，在“旧学养分”与“新式审美”之间调和，愚园路给了他一个耐心打底的现场。文元坊81号住着华三川，他把人物的衣纹与表情磨得很细，像一台把时代琢磨成细节的雕刻机。出门是街，街的尽头是出版社与画册，作品从画室走到读者手中不过几站路的距离，但在这几站路之间，一个成熟可靠的城市把“工笔”的耐性与“出版”的效率缝在一处。

更靠西，四明别墅是文艺地图上独特的坐标。四明别墅的门牌576弄43号从1950年到1967年属于黎锦晖。他是把“现代耳朵”带进这座城市的人：童声合唱、歌舞剧、短小的流行旋律在他的指挥下长出新秩序。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的音乐生态急速转向，街声从靡靡之音过渡到合唱团式的集体节拍，他的创作与授课也在不断调频。想象一下一个午后，四明别墅的院子里有孩子练声，隔壁房里朋友来访谈片子、谈排练，窗外自行车一阵阵过去，铃声与练声缠在一起。曲谱就像街上的电线一样，把不同年代的声音串在一起。

而在520弄27号，另外一种“故事工艺”正悄悄展开。顾炳鑫从1955年住到2001年，几代读者是通过他的线条进入文学的：桥、阵地、暗码、庄严的侧影、



愚园路608弄文元坊81号
华三川故居



愚园路576弄43号黎锦晖故居



愚园路520弄27号顾炳鑫故居

紧张的眉峰……连环画把“阅读”变成“观看”，把“段落”变成“分镜”。二楼窗外，是最平常的市井声：菜贩叫卖，孩子追逐，门栓开合。上世纪后半叶，愚园路见证了连环画的全盛与退潮，见证了“南顾北刘”的名声，也见证了纸张与油墨在民间阅读里的起落。

把这些人的居住年代放回地图，愚园路像一条时间轴——茅盾 1930—1933 年在东段点亮小说的灯，郑振铎 1936—1949 年在东庙弄点亮学术与出版的灯；周璇在 30 年代同梅兰芳的巡演岁月让舞台与唱片在路面上投下一层柔光；新中国之后，四明别墅（1950—1967）把音乐教育的拍子稳住；同一时期与其后，申石伽（1957—1984）、华三川（长期居住于 608 弄）、顾炳鑫（1955—2001）把绘画与连环画的耐性安放在中段与西段；到了 70 年代以后，愚谷邨里茹志鹃（1974—1998）与应野平（1975—1990）分别让文字与山水在静处生风。年代与门牌像经纬，交叉出一张城市的创作坐标系：有人在这里构思资本与社会的交锋，有人在这里把古籍装订回完整，有人在这里让旋律跟上世界的拍点，有人在这里用笔锋为人物刻出一圈柔和的光晕。

于是你会明白，愚园路作为“文学中的地点”并不靠一两句被反复引用的地名来证明自己，它更像一种持续的生产机制：

一条可步行到达的街区，提供稳定的光线、可预期的噪音、合适的房租与邻里关系；而这些具体而精微的条件，恰恰是作品能够诞生、风格得以延续的基础设施。这里的门牌号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工作节点：三楼厢房的过街楼，东庙弄的案头灯，四明别墅的练声房，愚谷邨的灶台与书桌，文元坊和中实新村的画案，520 弄的分镜草稿。它们和作品之间，是一种可以追溯的、甚至可以触摸的因果关系。

今天的愚园路，路面更平整，店招更简洁，咖啡馆、花店、二手书店分布在老弄堂的外沿。许多旧居门口有了小小的金



愚园路 520 弄四明弄堂

属牌，介绍住客的姓名与生卒年。你若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开始走读，最动人的时刻往往出现在拐角：你看到一段短墙、一架旧窗、一节砖木结构的露面，忽然就与历史对齐。与其说这些标牌在“纪念”，不如说在“定位”：它们把时间的纵线与空间的横线交叉，让过路人知道自己正站在故事的交点上。愚园路的价值，最终也许不在于“谁曾经来过、住过”，而在于“谁在这里完成了某件事”。不同年代的人在不同的门牌号上，完成了与他们一生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成就，而愚园路以一种温和而坚韧的方式，把这些成就接力到今天的

读者与行人身上。

把静安愚园路路段作为观察样本，不难发现：城市不是单纯的建筑密度，而是叙事密度。每一位住客、每一段居留、每一篇作品，都为这条路增加了一层薄薄的叙述。薄到你轻轻一刮，就会露出另一段年代的颜色；却又厚到足以抵御时间的风。我们在路上行走，像在翻书——有的页面清晰，有的页面缺字；有的章节早已被学者校勘，有的章节仍等待下一位读者去补笔记。你在这里走得越慢，就越能读懂它：这是一条被写过的路，更是一条仍在被写的路。

—— J·A ——

处处网红，店店喷香： 愚园路静安段的旧韵新声

李十一

若论哪条沪上道路足以“对话时光”，愚园路静安段必在其列。从常德路至镇宁路，号称“永不拓宽”的街巷，一头是海派文化深厚根脉，通往“半部近代史”，另一头则链接现实。新潮事物涌入这片会呼吸、会生长的生活场，闪现青春经济鲜活生机。巴洛克圆窗前，探访者或沉浸网红咖啡的醇香，或循涌泉坊西班牙弄堂触摸老上海肌理，或投身公共市集“打卡”快闪展。

近期愚园路举办了多场音乐快闪，如果将这条路也比做音乐篇章，可以想象，它风格各异，交织吴淞江的汽笛、百乐门“夜上海”的爵士与江南小调、朋克与电子摇滚的澎湃激情，新的音乐段落也正不断被书写。

Intro
前奏：愚园路的“开场白”，美食 + 艺术，不仅好吃而且好看

日咖夜酒、小笼生煎、各国风味，愚园路的探街序曲，由味觉开启。食物的情

味最能唤起访客对一处街景最真切印象，也是街市的自白。

愚园路上，多是老上海本味。王记葱油饼开在红砖洋房里，最早可追溯至1991年。由王永新创立街头摊位，以现切新鲜葱花、独家油酥配方及二次烘烤工艺为特色，外脆里嫩的口感裹着浓郁葱香。“老上海传统点心”粢饭糕店铺开了十几年，老板自述之前在国营点心厂工作，退休后便张罗这家小店。面积小，不足10平方米，排队人却不少。有老顾客，新面孔也多起来。保持金黄酥脆、软糯咸香秘诀是多年不变的纯手工制作，选用本地糯米，人工浸泡、蒸煮、压制、油炸。如今店铺营业时间固定，从清晨6点到下午2点左右售罄关门。创立于1928年的凯司令，栗子蛋糕、巧克力哈斗是老上海的西点记忆，也是时下“网红”点心。

还有天南海北小吃汇聚。苏式蟹粉汤团提褶匀称，鲜汁四溢；扬州风味小笼皮薄馅大，汁水鲜甜；广式虾饺、干蒸烧卖与早茶绝配；火烧云的菠萝紫米饭、酸笋

炒牛肉带着傣家酸辣风味。

沿街海外菜系为探访带来异域况味。ArtistLaPie 是家法式面包店，以“派”出名，罗勒奶酪番茄派、芝士和牛派、夏文洛巧克力派等共 20 多种品类。惠灵顿牛排派是招牌。牛肉经荔枝果木高温烤制，肉质细腻软嫩，带着果木香气。好吃，也好看。建筑前身为 1936 年俄裔歌唱家创办的“梔子花总会”，绿木外墙、法式手工门把手各呈巧思。复刻达·芬奇笔下的旋转楼梯，经 23 人 6 个月打造。门头小天使雕像，是店主赠予女儿的礼物。店里陈列欧洲古董、拿破仑手稿、斯坦威古董椅、蒂芙尼原版台灯、古董钢琴、欧洲古典绘画，将美食折叠进艺术空间。

另有意大利开放式厨房 Porcellino，手工意面、现切火腿、黑松露烩饭是特色；鸟串·烧鸟·炭火酒场的樱花装饰透着日式雅致；新开业的东南亚风味餐厅，人均不到 80 元即可品尝冬阴功汤、海南鸡饭等经典菜品。北美西海岸风格的蒸汽朋克主题餐厅，主打现蒸现封的罐头海鲜，宠物友好的外摆区域与工业风内饰格外吸引年轻群体。

Versè
主歌：从街区到复合文创枢纽，讲好“故事线”

漫步老街区，愚园路静安段日常是音

乐篇章的主歌，将旧时光娓娓道来。静安段上的花园洋房、新式里弄、公共建筑是上海建筑群中西合璧的典范，有法式建筑常德公寓、西班牙风格涌泉坊、新式里弄风格四明别墅，共同构成第二个万国建筑博览群。沿街每一处改造，都是老故事新注脚。

老街区里，汇集 19 处名人故居。京剧大师梅兰芳曾带梅剧团入住愚园路 488 弄“兰畹”弄内、作家茅盾在愚园路树德里居住并完成小说《子夜》的创作、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在愚园路东庙弄 44 号居住达十余年、电影女演员周璇曾居住于愚园路庆云里 1 号。还有作家茹志鹃、画家应野平等。

在这些名人故居集中的街巷里，沿街商铺橱窗化作开放式博物馆。西班牙风格里弄典范涌泉坊弄口增设“建筑可阅读”导览屏，扫码便能聆听陈楚湘等故居过往。部分非居住区域如弄堂公共天井对外开放，“非遗手作市集”时常在此开张，可追随手艺人学做雷允上药草香囊、看老裁缝飞针走线，触摸海派生活的温润细节。

“愚见”项目里，上海市医药职工大学教学楼变身公共市集，配钥匙、修鞋子、去“赵师傅裁缝铺”。二楼弄堂美术馆陈列本地艺术家插画与老照片，定期举办市民画展。“愚见”二期的闲置校舍被注入产业活力，形成复合空间。数字文创、设

计等专精特新企业在此集聚，屋顶花园可俯瞰街巷，露天音乐会、植物美学工作坊、建筑摄影沙龙定期上演。

Chorus

副歌：新业态+老街区，抛下“记忆点”

愚园路静安段的商业焕新，是副歌叙事里的鲜活“记忆点”。新业态碰上老街区，年轻人喜爱的快闪文化、情绪经济这里全都有。百乐门、云峰剧院、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马兰花剧场等演艺资源让游客“跟着演出来旅行”。久光百货、900 商城、CP 静安，能够满足各类消费群体。

永源路项目里，三栋海派遗存建筑得以修复，搭配超 2000 平方米草坪与林间花园，“街区即公园”。有“风与物”城市花鸟集这样的新农人主题市集，也有漫画快闪、嘉年华市集等热闹活动。SMFK 上海旗舰店的金属质感、Baxter 中国首家旗舰店的家具与餐酒融合、OnitsukaTiger 新空间的通透设计，再加上升级后的永源百货公司，构成多元首店集群，是社交平台上热门打卡地。

2024 年 12 月焕新的 CP 静安，前身为晶品 Crystal Galleria。如今以“零压力流量场”的定位重塑体验，还有咖啡馆、众多潮人店等小而美的休闲商业和网红业态。10.3 万平方米的商业空间里，三条地

铁线路交汇，聚集众多首店：Coca-Cola 上海首店融合经典与互动，mangoway 全国首店诠释都市美学，MINISOLAND 主题旗舰店汇集全球热门 IP；豆库上海首店的创意西餐与咖啡、卿庭成都鲜货火锅上海首店的地道风味，满足味蕾期待；247fitness 的 24 小时健身服务、胖爸爸宠物乐园的高端宠物设施，让生活需求在此落地。

Outro

尾奏：文博建筑“微改造”，写下留白式音乐尾章

愚园路的文博建筑是百年老街文化基因的显化，恰如音乐段落里副歌段落，留足余韵。静安段聚集百余幢老洋房，12 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20 处文保单位，包括“远东第一乐府”的百乐门舞厅、西班牙风格的新式里弄涌泉坊以及承载着深厚历史价值的静安寺救火会旧址等。这些老建筑正不断更新“Z 世代新玩法”。

刘长胜故居，是 20 处文保单位之一。这座市级文保单位与革命文物纪念馆里，复原了弄堂伪装杂货店、藏着秘密的电台，“红色情景党课”露天展开。它也联动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等周边红色遗址，推出“谍战主题 Citywalk”，单一纪念馆成为串联历史记忆的红色文化枢纽。

“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作为海派文化地标，不仅有远东首个弹簧地板舞池，还有首支由华人组建的爵士乐队，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现有“夜百乐门”沉浸式演艺、“1933 今夜百乐门”

海派文化体验活动、拉丁舞之夜、鸡尾酒品鉴，将探访者拉回 1930 年代的社交盛景。偶有珠宝、服装快闪、小型戏剧演出，百年建筑化作夜间经济与文化演艺交织的潮趣之地。

—— J·A ——

(本栏责编：吴越)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被一片落叶拍了拍肩膀

文/摄 稻 荷



今年的夏天太盛，持续的高温天里总盼着秋天能快点儿来。每到傍晚处处留心风里的讯息，稍感到几分凉意就满心欢喜，安慰自己秋天要来了，要来了……

但人就是如此，11月刚过上几天体感舒适的日子，就把曾经的痴心抛到脑后，对当下宜人的天气司空见惯。直到前日，走在愚园路上，倏地被梧桐落叶敲了敲肩膀，像收到一封来自物候的提醒，猛然间开了眼，看到了四季的轮转，周遭左右，可不正是盼了很久的秋天。

同是落叶，红枫精巧，乌桕多彩，银杏灿然若有光，而愚园路两边的梧桐有武

将的气概，脉精叶壮，敲在肩上砰地一下，有声响。

科技发展到今天，其实只需动动手指键入几个字符，不知在何处潜藏的AI系统即能藤蔓一般攀援滋长，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中构建一件件不同色彩、不同光影的落叶之秋。

但，要我说，美则美矣，梦幻泡影。

我们要与真正的秋天肉身相逢。

秋日最适合散步，在愚园路清静地走一走。行过常德公寓，总叫人想到张爱玲。多年前，就是在这扇和这扇窗边，她望着远处略有的淡灯摇曳，听着松涛

般“平行的，匀净的，汨汨流入下意识里去”的电车声入眠。落彼时寞贵族逃出了禁锢她的深宅，见到一切平民化的市井生活都觉得风趣、昂扬。雨季的积水、斑点的雨痕、楼顶女孩子们滑冰的声响……公寓中的繁琐日常无一不可记录，无一不生动可爱——这是爱玲的视野，她待读者如同笔友，爱凡人多过英雄。在时代洪流之外，电台的私语独白一般，持续放送着不曾随着某个时代逝去的细腻视角和敏感心声……也正是如此，总觉得她尚在，不老，就在这公寓的某扇窗内，挽起时装的袖筒子向窗外探去，望着秋天里的落日与落叶。

相隔八十年的光阴，在时光交错中，我们与楼上这位故人挥一挥手。

张爱玲偏爱周遭的市井，项飏提醒我们构建熟悉的“附近”。网络信息太过嘈杂，不知何处的官司和热闹全方位包裹着

我们的视听，无边界的短视频饲喂着同质化的愤怒与狂欢，算法用刺激与焦虑编织出一个个牢笼，将人缠绕成行走的信息茧房，低头一族总以为在自由冲浪，实则已是数据洪流的囚徒。

好在总有人试图破茧，愚园路的故事商店就是个例子，六年前我初见它时只是一处悉心改造过的橱窗，挂满了行人的随笔，有张卡片记忆深刻：单亲妈妈带着孩子第一次去了迪士尼，在夜晚的广场，挤在人群中，像周遭的爸爸们一样，她把孩子扛在肩上，看完那天梦幻的烟花……

这是小说都不曾描述的情节，一个妈妈把她写在愚园路的树洞里，是骄傲还是忧伤已无从知晓。路人看过，各有各的五味杂陈。

六年间，这些由路人书写的经历卡片据说已过万，讲述着一片片感悟，一个个



搬迁后的故事商店



2019年10月故事商店初设时行人书写的卡片

相逢，它们是从身体中萌芽的爱意、困惑、冬之际走一走青石红砖的愚园路，看物候
勉励和祝福，无关网梗与流量，唯有当时 的变化，看路面，看历史，看小店，看具
当刻的真心，提醒我们珍贵的联结，不在 体的人——处处是风景，没什么必打的卡，
红心的点赞里，在陌生人也可感知触碰的 像被一片落叶拍了拍肩膀，我们和生动的
温度中。 街道偶遇，和真实的美好相逢。

从一个个屏幕里的数字世界抽身，秋

—— J.A ——

藏在梧桐小道里的慢时光

吴微鸣

愚园路的梧桐带着温厚的旧意，将我穿着蓝白校服的夏天轻轻接住。市西中学门前的小道总是像被时光拉长的丝带，高峰时的车辆在这里也会放慢速度，引擎声被树叶滤得轻柔，世界便在这缓行中沉淀出难得的静谧。

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碎金。新学校、新学期伊始，我的适应并不快，在人群里总是默默寡言。那时，只期待放学后和女同学爬上传家楼的顶楼，俯瞰校园的红砖墙、升旗台和操场，感受校园里的嬉笑声、篮球撞击地面的闷响和校园外愚园路的静谧街道只一墙之隔。在这顶楼的风里，我们一起听张雨生的歌、感受荷尔蒙的气息；一起读《苏菲的世界》、谈论生命的意义。如果岁月静好是某个具体画面的停留，我希望是这一刻，温柔、深邃，直达心底。可那年，偶像突然车祸离世，我也常被孤独的感觉吞噬，虚妄的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总是和现实的学业交织、扭曲，也成为了我哲学启蒙时“少年维特

的烦恼”。我们说，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分数”故，二者皆可抛。

后来的日子像被风吹散的梧桐叶，飘向不同的方向。女同学在学年结束后就和我分到了不同的班级里，我们不再有同频的放学时间，再之后又从传家楼的老教学楼搬到了新教学楼，再没有顶楼的天台，也没有和愚园路街道的一墙之隔。似乎在那之后，我们再无交集，直到今天，我也只能想起曾经陪伴的女同学的名字，却模糊了她的脸庞。

但每当我再次走过愚园路，那些藏在梧桐小道里的慢时光，顶楼晚风里的轻声交谈，便会从记忆的褶皱里缓缓舒展。校园里的读书声、篮球声，还有那个黄昏的天台，都成了愚园路最温柔的注脚，让我所有关于青春的记忆，都带着梧桐叶的清香，和时光沉淀后的温润。少年维特已不再为当时的问题而烦恼，却依然怀揣一颗与外面的世界一墙之隔的心，走向了中年。

—— J·A ——

晾在愚园路的衣服

李疏朗

年轻女孩走在弄堂里，随意扎起的马尾斜斜搭在前胸，露出颈后的“囍”字纹身。一户人家门上贴的牌子叫“归宿”，另一户家门口，花架上方装了一排仿古青瓦小屋檐，油漆刷到一半。把这些照片发给朋友，问，你能猜到这是愚园路吗？他没有答我，只讲一句，这很“梦花街”。

一千人眼中有一千条愚园路。打开社交媒体 APP，有关愚园路最受欢迎的关键词是“Citywalk 攻略”；对文化、历史感兴趣的人，多多少少会记得张爱玲、傅雷、顾圣婴、汪精卫、董竹君这些名字曾在愚园路留下过生活轨迹；假使向 AI 软件提问，又会晓得这条路上有英式、西班牙式、装饰艺术派、现代主义等多种风格的建筑，称它是小型的“万国建筑博览”应不为过。

但一千人眼中有一千条愚园路。于我，那些散落在万国建筑中的寻常人家的枝枝节节，才是这里最吸引我的地方。

光看晾在愚园路的衣服就有趣。上海的秋季十分滑稽，有人还在晾短袖 T 恤、短袖晒衣、连衣裙，有人已经晾出棉毛衫

裤、踏脚健美裤、小囡的棉马甲。有人是很讲究归类的，一根晾衣杆上统一挂内裤，男男女女，从深到浅，另一根上面挂其他衣物，成套的棉毛衫裤归在一道，几只“假领头”另外归在一道。几十年前风靡一时的卡布隆袜子也出现在很多晾衣杆上，咖啡色、藏青色、黑色，几乎可以由此断定，这户人家住着颇有些岁数的老上海人。

电风扇罩子也是晾衣杆上一道独特风景。粉红色尼龙布材质，中间绣两条金金鱼，旁边两圈荷叶边花边，看上去已经用了长长远远。小时候家里也有类似罩子，电风扇用的、电视机用的，全由家里老人用“蝴蝶牌”缝纫机一点点踏出来。那时放学回家先偷偷看会儿电视，听到父母回家掏钥匙的声音，在五秒钟内完成关电视、罩好罩子、坐回写字台前的一系列动作，恐怕是那个年代很多小囡的共同记忆。要命的是，尼龙布罩子有静电，父母回来怎么会不晓得呢。有的男小囡就免不了吃一顿“竹笋烤肉”。

愚园路的大部分人家仍旧保留着几十年前那种角铁焊成的固定式晾衣框，洗

好的衣服先一件件套上竹竿，然后把竹竿稍稍抬起伸出去，架在晾衣框上面，动作不难，但需稳、狠、准，头重脚轻是不行的。晾裤子，一只裤腿套在竹竿上就好，床单、衣服、袜子的话，则要用一只木头架子夹牢，否则落到楼下，弄脏倒算了，引起两家人家的矛盾不值得——上海人讲究“拎得清”。

荡了一圈发觉，好像没有人晾什么名牌丝巾、西装套裙、黑色长筒丝袜之类的东西，朋友讲，这些物品的用户，大概很少愿意住在这里了。想想也是。黄墙拱门窗、平瓦坡屋顶老虎窗、长方形钢窗、清水红砖砌成的烟囱……这里的房屋特征虽电影感十足，却很难满足需要地暖、烘干机、全独立厨卫空间的人们的基本居住需求。上海人家的晾衣架见证了近几十年来生活方式的变迁：起先是固定式铁框，天好的日子，整个弄堂飘起“万国旗”；后来有了伸缩式的金属晾衣架，用的时候往外推出去，不用时收进来贴牢外墙，号称不影响建筑外观；再后来，新建商品房流行在阳台里装两排升降式晾衣杆，把手摇一摇，衣服就像升国旗一样上上下下，方

便是方便，却也失去不少邻里之间寒暄的契机：

——小囡长起来真快哦，我看你家小囡裤子已经蛮长了。

——你们家晾出来有件绒线衫的花头老好看，自己结的吧？

仔细回想一下，上海能看到这类景象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于是心里有种感觉，每拆掉一套笔直伸出去的旧式晾衣杆，上海的烟火气就又死掉了一点。尽管清楚知道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种种折损，但仍旧希望这个过程慢一点，再慢一点。

太阳就要落山了，晾在愚园路的衣服也一件件往回收拢。拎着马夹袋的老头被邻居拦下“嘎讪胡”：老余，今天买点啥小菜啦。老头笑嘻嘻，上趟买了几只大闸蟹，没扎牢，回来一看少掉一只，不晓得是不是脚踏车上逃掉一只，今天讲给小老板听，伊讲，老客人了，补给我一只。邻居讲，哦哟，运道是你好，这两天雌蟹蛮壮的。老头讲，是的是的，只只有黄。不跟你讲了，回去先收衣裳。

愚园路的碎片时光

姚育明

上世纪 80 年代我栖身于镇宁路 465 弄。愚园路和镇宁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一个象征，短暂连接，又能延伸。我对愚园路的感情大多基于自己的生活方面，点点滴滴十分琐碎，但贴心贴肉。

那时候我们笑称镇宁路是下里巴人，愚园路则是阳春白雪，虽然镇宁路也有渔光邨这样造型端正优雅的历史优秀建筑，但比不上愚园路的洋气，而且店家很少。有时在弄堂碰到作家王安忆（她和我们住同一个弄堂），问她干什么去了，一半是去愚园路，比如去那里随便走走，或者送毛衣去愚园路干洗店。大作家与吾等小民同等境遇。

这有点像过去从上海郊区到上海市区，人们习惯说“去上海”一样，愚园路区别于镇宁路归家的随意感，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可人还是愿意不时地去金银窝里趴上一趴。

自从我调到杂志社上班，需要在愚园路站坐公交车。我性子急，往往快步或一路小跑，但到那个站头我会努力耐下性子，因为急也没用，20 路给我的感觉从来都是不疾不驰的，甚至可以说慢吞吞的。当

它跷着两条大辫子开过来时，我马上松了口气，上车后听到的“当当”声，心也会趋于安稳，它好像在说“不急不急”，尤其坐到车厢当中的香蕉位置，腰身随着车动轻微地扭动，更舒服了。

公交站对面是一家面馆，长方形空间，名字忘了，只记得生意极好。面的样式不少：清清爽爽的阳春面、香喷喷的葱油面、浓油爆炒的大肠面，还有大排面、素鸡面、辣酱面等等，人多但不为患，那幅热闹场景如同吃国宴一样顶真而又享受。盛夏季节，餐桌也是满员，拥挤而又有序。店里没有空调，只有工业大电扇放在售面处，风很雄壮，声很高调。各种浇头冷面，等的人心甘情愿，吃的人心满意足。现在那座面馆已无踪影，只剩一堵长长的墙，上面是几幅装饰图案，净是花红柳青的春景。现在愚园路上还有几家面馆，打着不同的特色旗号，但我没有吃过，亲切感不够，也不敢妄评，有人喜欢就行。

十字路口不远处是一家愚园路百货商店。难忘一次购物经历，买的好像是一块漂亮的手帕，没办法，我对好看的手帕总是没免疫力，只是当时掏尽口袋还缺三

分钱，那个瘦高的脸色白皙的营业员一边说慢慢找不着急，一边还是眼巴巴地盯着我的手。当我决定离开时，他说拿去吧，没关系。我心里又暖又惭愧。第二天上班，我特地穿过十字路口，去还三分钱，他似乎没有想到，竟然对着我弯了下腰，一个劲地说谢谢，我更加过意不去，也躬身连声道谢。他那儒雅善良的表情完全配得上愚园路的氛围。

现在，这儿是网红店悦璞食堂，精致的西式简餐，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老外也不少，他们更喜欢坐在露天阶梯式简易座位上，很现代很休闲的场景。偶尔路过那里，我会想到那位营业员，他应该是我父母辈的年纪，愿他还健在。

镇宁路通往愚园路有好几个捷径。遇到女儿生病，我们就抄近路去愚园路上的同仁医院。镇宁路465弄通愚园路744弄，穿到愚园路对面就是被人形容为特务弄的749弄。黄炎培、张道藩、李士群、周佛海、吴四宝等名人都在这里住过。这个弄堂的结构很迷人，主弄堂分出侧弄堂，侧弄堂又会分出小侧弄堂，暗道似的小侧弄堂又会拐到新的主弄堂里，这种结构很适合逃生，难怪那几个大汉奸都选在这里。可当年我们并不知道，那时候墙上没有介绍历史的铭文，公共资讯也不发达，不像现在互联网的便利，游人很容易寻觅到这里，兴致勃勃地察看那些历史人物居住过的洋

房，包括演员孙俪的别墅，同样被游人仰望着指指点点。但弄堂里一对老上海夫妻告诉我，外面消息并不准确，孙俪早把此处的别墅卖了，卖给了外国人，外国人还在里面挖了游泳池。不管现在谁住在里面，高墙上的芦苇围障还是显眼，它营造出既安静又神秘的氛围。

我们那时候哪有那么多好奇心，只是匆匆向弄堂里的22号而去。这是同仁医院老区，主副楼组成的合院式建筑。一座宽敞的三层楼别墅，一楼是个很大的空间，看得出原先是个大客厅，放了许多病床，各种毛病的患者混住在一起，探望者和病人交谈，一大片，大家无所顾忌，看上去更像个会客室。门诊在二楼，走廊大而空，看病毫无压力，几乎一上去就能看医，很少排队，取药也快。最令人难忘的是木地板楼梯，极其宽阔，给人温暖的梦幻感，至今我还没见过哪座别墅有这么宽这么温润的楼梯。洋房外面是个有草地的大院子，幽静，优美，但我们从没想过带孩子过去玩一下，我们总是形迹匆匆。无法想象这座漂亮的花园洋房在1942年前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家族的私宅。而现在它已经改为行政办公楼，谁想趁生病进去欣赏一下也不可能了。

女儿已完全不记得这座漂亮的洋房医院了，毕竟隔了几十年了，她甚至连就读幼儿园的事都忘得精光了。其实我们也

忘了，只是根据走路时间猜测是愚五幼儿园。当年我们同样穿近道，从镇宁路穿到愚园里，那是个狭道，穿出去就是愚园路。记得幼儿园在马路对面。幼儿园的老师都很年轻，也很礼貌，但我却记住了女儿对我说的一件事“今天某某小朋友进教室是从门槛跳进来的，不是跨进来的，老师说他不好好走路，命令他出去，重新走”。我很惊讶，但也只是笑了一下，直到女儿告诉我，一个男同学经常打她，我让她告诉老师，女儿回答老师不管，于是我让她打回去。结果老师找到我家里了，说女儿把男同学的脸抓破了，男同学的家长上门告状了，意思让我们认个错。我当即反问老师，男同学打我女儿时，你们在哪里？老师没话了，显然她太年轻，处理能力不够，结果不了了之。最后还是我自己出面，在幼儿园警告那个小朋友，如果以后他再打人我就过来打他。小男孩害怕地点了点头。从此，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那时候处理事情不太复杂，很好解决。

有次我和先生聊起愚五幼儿园的建筑样式，两人竟然印象相左。他说虽然没进去接过孩子，但记得是普通房子。我是进去过的，细节记得清楚，一楼，有壁炉，打蜡地板，大玻璃门前有个屋廊，面对着一百平方左右的围合院子。地比较潮，边沿有青苔，玩具装置很简单，一个跷跷板、一个木马。为了证明我印象的准确，我到网上搜索，发现有人说愚五幼儿园是独立

式的花园别墅，具有英国乡村建筑风格，曾是上海法国银行总裁冯·莫里先生的私宅，后来房子被日本人占领，日本投降后，夫妇俩将房子捐给教会做了幼儿园，解放后此洋房更名为愚园路第五幼儿园，2000年左右被改为私家餐馆了。这倒有点像我记忆中的洋房概况了，但是，接下来的网询更混乱了，有说愚五幼儿园在865弄4号，有说在愚园路1039号，这下激起我的兴趣，特地散步去了愚园路。

结果证明先生的印象是正确的，愚园路865弄口上方立着一个拱门式的装饰，上面清清楚楚地标着“愚园路第五幼儿园”几个彩色大字。弄堂不宽，两边都是围墙，右侧围墙外可见洋房坡顶，左侧围墙外是粗大的桂花树。弄堂进去不远就是愚五幼儿园的门，门口立着一女四男保安，这是现在幼儿园放学时常见的现象，他们手里拿着像西游记故事里才有的武器。我们那时候接小孩哪有这样的待遇？他们见我拍照十分警惕，我说怀旧，他们才放松了。看进去愚五幼儿园挺大，主楼三层，还有相连的建筑延伸，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样子，问保安和门口的一个年轻老师，都搞不清幼儿园是不是搬过家，他们全讲普通话，没有一个是上海人，我又打电话给他们办公室，还是一个外地口音的男性，他说应该一直在这里没有变过地址。看来人的记忆很不可靠，由此可见网上众言也有可能出错。我只是疑惑自己为什么有那样

的所见？

愚园路上的优秀历史建筑太多了，每幢都和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可以在围墙上看到各种介绍的铭牌，其中之一是愚谷邨。愚谷邨是中西合璧的新式里弄，非常耐看，那里住着许多名人，我最熟悉的是“茹志鹃故居”，在愚谷邨65号。茹志鹃老师是我们的老领导，我曾因工作关系和周介人一起去愚谷邨拜访过她，还记得她坐在二楼靠窗的椅子上亲切地和我们交谈，她夸奖我锻炼身体有方，我说最喜欢走路爬山，她说自己锻炼身体的办法也是散步，说着站起来走了两步又蜷身坐了回去。我忍不住发笑，因为听王安忆说过，母亲不肯下楼锻炼，催急了就在屋子里走上几步了事。

前不久，经过愚谷邨，心一动，不由进去看了一下，第四排房子，唯65号小院子里长着一棵小樟树，衬得左右人家的院子空落落的。二楼窗口可见一只略有褪色的红灯笼，而前门多出两只肉色龙驹石雕塑，有点萌，还很新。物是人非啊！刚下过雨，65号后门地上掉着几朵玫瑰红的木棉花，颜色尚新鲜，湿漉漉的，像淡淡的追思。

数年前我家换房，还想回到镇宁路这一区域，因为种种因素所看之房皆不如意。我们的车开在江苏路上，没想到马路拓得这么宽了，各类车子像无数噪音器轰鸣，人不由烦躁起来，中介说建

议你们去看愚园公馆，闹中取静，质量上乘，再看不中就没办法了。当车子拐了一个弯，马路突然安静了下来，明显的一道分界线，连酷热的气温也似降了几度。我问这是哪儿，中介说：愚园路。路两旁的梧桐树一下把遥远的记忆拉到了眼前，虽然最终我们依然没有定下中介推出的那套二手房，但愚园路还是以特有的魅力再次向我作了证明。

几十年过去了，愚园路上跑的20路仍然拖着辫子，这是上海为保留本土记忆的一种方式，估计全民赞成。20路在我眼里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还是个慢性子，只是打扮得鲜艳无比，车身上满是广告，比如最近的《2025年上海国际儿童戏剧节》《2025沪疆文化交流周》等，配之红红绿绿的卡通形象，还有葡萄、花朵等图案。与时俱进啊。

有一次路过愚园路、镇宁路这个十字路口，竟然看到一辆收着辫子的蓝白色20路笃悠悠地开来，我惊讶而又担心，而与它迎面过来的橘色20路仍规规矩矩地跷着辫子。我一直盯着那辆收辫子20路，直走的它在过十字路口时竟向镇宁路方向偏过去，车身还颠了一下，我以为它要侧翻了，却原来是谦让迎面过来的车子，此刻，这辆20路公交好像有了人的感觉，透着一丝调皮。我算开了眼，原来20路的辫子真的是一种摆设啊！

愚园路，绿树掩映的宴飨

沈嘉禄

十年前的愚园路，还像一个迟暮美人，苏醒在海棠花开的午后。她伸了一个懒腰，宿醉在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上泛起桃花般的红晕。而今天的愚园路，则被注入了一股丰沛的元气。元气来自多个维度，比如文化创意、商业竞争和公共服务，还有居民和旅行者的热烈期盼。于是，这条静谧的街道变得越来越有韵味，弄堂口、商铺前、口袋公园、圆润的街角，处处洋溢着现代都市的乐观情绪。要说清丽雅致，就有三三两两结伴而至的盛装妇女，包括负责拍照的大叔，在咖啡馆门口摆个 pose 拍张照，然后去享用英式下午茶；要说时尚潮流，则有络绎不绝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骄傲地展现健康的身材和极具个性的户外运动装，不经意间成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他们轻快的步姿和开朗的笑容，对西区的风尚作出最生动的注释。

作为 Citywalk 的加油站，或者社交空间以及融入时代审美的消费场景，愚园路的餐厅和酒吧也越来越多。它们在互联网时代的意义得到梳理并加载丰富内涵，所谓“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你得到现场对酒当歌，对着香气磅礴的餐盘拿起

筷子或刀叉，一切才是真实的存在，才是对食物和爱情的尊重。更何况，窗外是愚园路的阳光灿烂街景和色彩斑斓的行人。

今天，请允许我讲述一下美食探寻的体验吧。

洋房里的葱油饼油条和豆浆冰淇淋

愚园路上的诸多老洋房是 Citywalk 的明确目标，它们的今生前世经过网络文学的演绎，被抹上了“上海滩”般的传奇色彩。其中一些老洋房还被开发成餐厅、咖啡馆、文创园区，使更多的民众可以径直走进它的内部，穿越历史的时空，让自己置身于电影、电视般的场景中，比如——愚园路 1015 号。

这处洋房外观相当低调，容易被行人错过，但推门而入，甚至走到草坪上，马路上有豁然开朗之感。富有异国情调的米黄色外墙与红色圆筒瓦大坡、可以俯瞰整个花园的大露台，甚至是落地钢窗把手上的一片叶状设计，都昭示着异质文明的适时介入。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文化氛围中，它仿佛是徐许或刘呐鸥某部小说的引子。



当年的银行家公馆，今天的福 1015



福 1015 餐厅看得见花园的大客厅

好几次我进入它的内部，在登上柚木楼梯并且很快拐弯的时候，一线浅紫色的柔光穿过窗户打在我的脸上，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西区的滚滚红尘霎时偃伏。

我知道这幢洋房的第一任主人就是创建金城银行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周作民先生，金城银行又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北四行”中最主要的民族银行，也是建造国际饭店的“合伙人”之一。我曾在国际饭店档案馆里看到周作民的照片，黑白影像，有点清癯，有点沉着，时代风云牢牢地刻录在他脸上。抗战爆发后周作民在香港暂栖，不久日军偷袭珍珠港，他遭日军拘捕并遣送回国。但面容冷峻的这个男人始终没跟日本人合作，他知道比金钱更重要的是操守。1951年9月，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实行公私合营，他出任公私合营后的“北五行”董事长。周

作民酷爱收藏，宏富且精，1957年他的家属在其病故后遵嘱将各类文物计1407件、图书374种计5300册，悉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我第一次进入这幢洋房是在上世纪80年代，去看望一位在长宁区工商联工作的老同学。

最近十多年里我在此有过几次美食体验。福1015餐厅以上海菜立身扬名，冷菜中的咸鸡和熏鱼受到老上海的好评。定向采购的母鸡净膛后，用海盐轻腌一天即可下锅。出锅后马上冷却，以保持鸡肉原有的风味。入口时鸡皮是脆的，鸡肉则以鲜嫩取胜，回味香甜。熏鱼是冷菜热做路数，青鱼活杀，取用最肥嫩的一段肚当，老抽上色后入油锅炸至外脆里嫩，浸入秘制卤汁中，经过数分钟的“淬火”后捞出，色泽古雅，外脆里嫩，尤其是肚当上的鱼



清炒蟹粉拌吐司



黑松露红烧肉配饭



老上海熏鱼



老油条配豆浆冰淇淋

皮，不仅有美丽的网格花纹，口感更是“韧纠纠”的，欲与牙齿纠缠一番，令人欲罢不能。

热菜中给我深刻印象的有清炒蟹粉拌吐司。在上海菜中，入秋后的蟹粉用得比较随意，在一般宴席上常常当作浇头来对待，朝清炒菜心或上汤芦笋上盖只帽子就算虚应故事了。他家的厨师眼界有点高，将蟹粉当作一种配料来对待。法国长棍切片后略烤至脆，上桌后客人可自行将刚出锅的清炒蟹粉涂在面包片上，可欣赏一硬一软、亦中亦洋的搭配，然后一口吞下，夸夸作响，收获丰盈的口感。

红烧肉在上海菜里与其说是一道菜，不如说是一种记忆，咀嚼时令人想起慈祥而善持中馈的老外婆。他家厨师用鲜鲍和

松露来增加红烧肉的内涵，以每人一具袖珍小砂锅的规格上桌。当你正要享用时，服务员手持黑松露赶来，当场削两片在红烧肉上。你可一边欣赏松露切面的大理石花纹，一边打开鼻翼，尽情地吸入受热后徐徐散发的奇异香味，然后大快朵颐吧，连最后一粒拌了肉汁的米饭也不要浪费。

还有一道炒豌豆，看似寻常，实则相当考究。豌豆是专门从云南采购来的，炒一盆豌豆所需，是从1500克豆荚中剥出来的，“层层盘剥”之后只有350克，再加火腿丁和冬笋丁，快速煸炒后加高汤煨

一下，收汁装盆，火腿的玛瑙红、笋丁的象牙白、豌豆的翡翠绿，还未执匙已经征服了视觉。一勺消魂，难以言表。

我还吃过他家的松茸竹笙汤、金橘鹅肝、松花牛肉、清炒胜瓜、秃黄油捞饭等，但对桂花糖烤红薯情有独钟。小时候放学，在校门口买一只烘山芋，边吃边走回到家里，这是学生时代的美好瞬间。而在这里，烤红薯被包在锡纸里，每人只有腐乳大小一块，那等于是挠痒痒啊。

福 1015 的点心也是一绝，腰果苔条酥、黄鱼煨面、鹅肝酱葱油饼、秃黄油汤包、朗姆酒冰糕都是我的最爱，值得一尝的还有葱油饼油条配豆浆冰淇淋。葱油饼、油条当然是精制，迷你呈现，再让鹅肝酱烘云托月，或让豆浆凝固成经典西式甜品而不改初衷，点心师的幽默感使这两套小点心得到升华，选其一，为整场餐食收尾，然后轻轻击掌。

古董钢琴与川贝枇杷冻糕

福系餐厅中还有一家也值得一访。那就是愚园路往北弯出去几十米，镇宁路上的福 1088。

饭店由两幢西班牙风格的老洋房组成，每幢楼有三层，拱形的门并不宽大，但墙面厚实，走廊幽深，后院有修竹一丛。地砖是老旧的，稍有磨损，却鲜艳如昨。

第一次往访时，我扶着具有 Art Deco 风格的铸铁栏杆上了楼，听到了柚木地板发出的一声叹息。

有一次在那里邂逅了程乃珊，她是这里的常客，便以一贯的豪爽叮嘱我必须点哪几道菜，外人不知情的话还以为这顿饭是她请客了。后来看到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起镇宁路，是后来新开的一条马路，原先是一片花园，仅有几条通向各宅的小径，是旧上海的富人区。这一带住宅大都起造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国际建筑界盛行西班牙风格，上海几乎与之同步，故有了这一列建筑外墙为水泥拉毛，圆拱形的门窗配有螺旋形柱装饰的典型西班牙伊斯兰元素的花园住宅。”

这里不设散席，只有包房，每间包房里的家具、吊灯、台灯都不同，是老板从古玩市场里淘来的。暗底碎花风格的墙纸，很有英格兰乡村别墅的情调。宽大到可以开舞会的大厅里，如今只放了一张长餐桌，对着一架老壁炉，炉架上摆着老式收音机和德国座钟，钟声响起，很有些老派绅士的执拗劲头。我在一架老钢琴上弹过一段《叶塞尼亚》的主题曲，琴键用象牙贴皮，可惜走音严重。

他家的酱拼是足以让上海老克勒赞许的一道冷菜，酱肉、酱鸭、酱白果和酱瑶柱拼作一盘，酱肉是店里自制的，如果在北风劲吹的天气，挂在风口吹一夜风味

更佳。酱鸭也不错，没有一般鸭子的厚厚一层脂肪。我最爱酱瑶柱的弹性与味道，咀嚼时不妨怂恿牙齿撕拉它的纤维。白果因为裹了一层有黏稠的酱汁，口感相当润滑，又保持了恰当的弹性。

老上海熏蛋是我偏爱的冷菜，凡在新派上海风味饭店里看到，必点。而这里稍作改良，熏蛋一剖两瓣，溏心的蛋黄上撒了一小撮鱼籽，吃起来可以听到鱼籽在舌下爆裂的声音。

还有一道冷菜也颇有趣：竹蛭玫瑰菜。竹蛭作为冷菜，我是吃过几回的，印象一般，不及余蛭子鲜美，肉头也老。但那个玫瑰是否是玫瑰花瓣呢？上桌后才发现，所谓玫瑰原来是产出云南的玫瑰大头菜，切了火柴梗般细的丝，与拌了酱料的竹蛭肉一起吃，软与硬的结合，酱香味与海鲜味的混搭，味道就丰富了。

热菜中的烧汁烤鳕鱼常令我怀念，来自大西洋的鳕鱼用自制腌料腌过，再入烤箱烤熟，表面金黄、脆香。垫底的是炒鲜奶蛋清、鲜牛奶，并浇了一些意大利黑醋汁，咸鲜，香甜，味道有了层次，使我分别尝到鱼的香鲜，奶的爽滑，醋的甜酸，真是绝了！还有一道干烧野生明虾配墨鱼汁面也是极有趣的，干烧明虾在上海比较常见，但垫了墨鱼汁面就比较好玩了。还有一道双味明虾，中段干烧，虾头则以椒盐整治，使其富有味道，下面则用潮州米

线炸成两面黄垫底，让干烧的汁液渗透下去。菜点结合，是一个富有人性味的设计。

一般中餐厅不大着重饭后甜品，但西餐中甜品却是整个进餐过程一个必不可缺的完美的句号。饭后甜品是福 1088 的闪光点，因为这里老外来得特别多，而老外餐后一定要来甜品和咖啡，否则这顿饭似乎没有吃过一样。

我们点了一道由程乃珊强烈推荐 的川贝枇杷冻糕配芒果冰激凌和一道八宝饭配生磨核桃露。川贝枇杷冻糕的底层是海绵蛋糕，表面撒上一层花生碎末，有些绵软的糕体本身带有淡淡的川贝枇杷风味，相当独特。八宝饭才拳头那般大小，每人一份也吃得下。核桃露很有京味，甜而不腻，我是来者不拒的。在座的几位美女怕糖，略作忸怩，但最终还是战胜恐惧，吃了个一干二净。

外婆家的红烧肉和卿家姆的猪油隗

愚园路是上海 64 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它基本上是笔直的，这对于漫无目的的旅行者而言，少了一点悬念。我喜欢略带弧度的街道，比如淮海西路、复兴西路、武康路、华山路等。不过直也有直的好处，至少你可以想象自己穿行在时光隧道中。

走过整条愚园路大概需要 40 分钟，

这个长度老少咸宜。不过被许多人忽略的是，愚园路在华山路以东还有一段，再往东过了常德路就是愚园东路了。那里也成为我行走愚园路的起点，因为那里有宏安大瑞士酒店，里面有一家日本料理店，我打卡过三次，刺身和寿司的食材足够新鲜，卫生就有了保证。如果想吃本帮菜，那么我推荐圆苑与人和馆。他们两家的红烧肉都不错，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又恰似两个老太太在弄堂口见面后“嘎讪胡”，表面客气，暗中较劲。

晶品大厦与上海所有的商场一样，餐厅扎堆，人气担当，形成室内美食集市。我品尝过小笼馒头、小馄饨和美式牛排，最近新开了一家闽菜馆，我也去试味一次，酱油水大黄鱼、厦门海蛎煎不错，看来他家是做厦门菜的。有一次朋友摆阔，在某高档餐厅里请我吃过50元一只的鲜肉大包，贵得不讲道理。

愚园路地铁站附近有一家瓯越·尊鲜餐厅，以温州菜行世，我也与朋友专程去品尝过。温州酱油鸭、蟠螞糯米八宝饭、家烧海鲜拼盘、葱姜炒花蛤、咸菜土鸡砂锅煲、葱烧糖醋酥鲫鱼、酱爆猪肝炒墨鱼、榴莲酒炖河鳗、猪油渣白菜芋头、楠溪霉干菜麦饼、温州炒粉干等都别具风味。

他家的葱烧糖醋酥鲫鱼也颇有吃头。这种鲫鱼头特别大，油炸至松脆后再加调味料、加大量葱段和酒，慢火煨煮至

酥，起出后整条装盆，相当干爽，甜酸味型，皮脆肉酥，不必担心小刺扎喉，下酒逸品，卖得也不算贵。很大的一条，卖59元，很是经济。

现在有不少饭店老板深入乡野寻找民间食材和土菜，引入城市后受到食客的普遍欢迎，这不仅体现了城市人在味觉审美疲劳对返身对乡间美食的兴趣，也说明地大物杂的中国，在乡间还有不少美味等待发现和开发。所谓礼失求诸野，美味也许一样道理，存于民间、口口相传的家常小菜，常常包含着古老的烹饪智慧，可以被视作对抗过度烹饪、过度装饰的矫正。

接下来我再说说愚园路靠近中山公园的西端，那里也有不少中菜馆。其中有一家卿家姆小馆，在今年春天一个细雨绵绵的周末，让我这个绍兴人后代过了一把瘾。

所谓“卿家姆”，就是“亲家姆”的谐音，江南一带的民众都听得懂。那么小馆呢，在正餐之外还兼着喝喝小酒的功能。想必他家准备以家常菜和小酌的形式来治愈游子的乡思病。

他家的醉糟相当出名，有熟醉沼虾（上海人所谓大头虾，学名叫罗氏沼虾）、熟醉大闸蟹、熟醉螯虾、熟醉玉螺、熟醉蛏子等，酱青膏蟹卖138一只，真心不贵。点了这只蟹，就必须再加一瓶黄酒。还有一种韩式酱膏白蟹，深获小青年的青睐，

我一吃，味道不如“我中华”。

但是他家的徽式臭鳊鱼倒是很对我胃口，臭冬瓜、烤菜年糕、宁波咸蟹、墨鱼蛋蒸猪脑等，都是浓浓的乡愁——爱到深处便是臭。牡蛎烧豆面是沙蒜豆面的平替，胜在价格便宜，也有一种强横的小海鲜风味。

说到主食，我要昭告天下：他家的猪油隗太好吃了。这个小吃，在宁波地区很有些年头啦，古早时就属于过年必吃，其地位不在年糕之下。外省人也可以理解为猪油粑粑、猪油糍粑，上海人一般说成糯米块。以前在弄堂里生活，宁波邻居就会送我们一些，馒头大小，劈作两半，加一簇熟猪油，隔水蒸到趴下，筷子挑来吃，比宁波汤团更带劲。而现在他家做得更加地道，四五块一碗，中间堆了煤泥状的黑洋酥，吃起来风味更浓。

就为了这个碳水炸弹猪油隗，我一定还会去。

西菜馆的本土化战略

愚园路西端的西菜馆比较多。

这家名为 THE CANNERY 的西餐厅是我儿子推荐的，位于愚园路 1107 号，对门有一个创意产业大院。从店堂的装饰来看，他家供应的应是美式西餐。美式西餐就比较粗暴了，有梁山泊大块吃肉大碗

喝酒的粗放。

果然，欢乐牛侧腹牛排足够厚实，肉质相当紧致，但烤得到位，肌红蛋白十分诱人，照上海人的说法是“眼看血水一点点渗出来”，口感居然不柴，与我在洛杉矶吃到的几乎一样。配牛排的土豆泥很对我胃口，尤其是在蘸上牛排汁液后。

炙烤狮鱼的分量也很足，他家厨师保留了鱼皮，切作厚片，几乎不腌就堆上辅料入烤箱炙烤，鱼肉很嫩，入口即化，根本不用担心吃到鱼刺，很适合肌肉男在撸铁后补充能量。下回应该在饿上两天的前提下，去领教他家的红屋牛排和炙烤章鱼须。

他家的凯撒色拉、奶油南瓜汤、什锦菌菇烩饭也没有明显失误，番茄出汁焗扇贝给我印象颇佳，微酸爽口的浓汤与鲜嫩甘甜的扇贝很搭。这几道菜已经实现了本土化，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家厨房里的中国厨师应该掌握了产品开发的主导权。

前不久我听众朋友的建议，与太太专程去愚园路西端一家俄罗斯餐厅赏味。循着导航一路摸过去，行经他家门口时差点错过，因为门面实在太小了。不过漆成宝蓝色的木门倒有几分异国情调。推门而入，餐厅不大，八张小方桌一塞就满了。墙上用细绳串起一组餐食的照片，墙角放了一把罩起来的弹拨乐器，还有顾客上网点评便可获得小奖品的告示，吧台上有套娃和

伏特加，看来他家还兼具酒吧功能。

我在大众点评上买了俄式经典双人套餐。招牌菜式是家传罗宋汤，与上海主妇都会做的罗宋汤不一样，它的食材、味道和色泽更接近俄罗斯餐厅里一年四季都有的红菜汤。如果你在莫斯科或彼得堡的餐厅指名要点一道罗宋汤的话，肯定会招来服务员的白眼，她只知道红菜汤，而从未听说过有罗宋汤的。值得肯定的是，汤里的一碗酸奶油加得恰到好处。



罗宋娃娃俄餐厅里的奶油蘑菇牛肉配荞麦

前菜我们选了奥利维尔土豆色拉，主菜是奶油蘑菇牛肉配荞麦、三文鱼酸奶油薄饼，甜品是樱桃饺子。三文鱼酸奶油薄饼与土耳其的同类食物接近，特色并不鲜明。奶油蘑菇牛肉配荞麦的烹饪思路与味觉呈现与上海家常菜几乎一个套路，荞麦的存在未能为此菜加分，倒不如放一撮通心粉来得爽快。本来对樱桃饺子抱有较大的期待，但吃了之后不大习惯。所谓樱桃就是花边饺子上面浇了一勺樱桃酱而已。

我从服务员那里得知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都是中国人，老板是一位来自彼得堡的俄罗斯美女，颜值在线，至今未嫁。服务员说：“她在上海生活了好些年，最终决定将家乡的菜式搬到上海。”我只能报以微笑，算是鼓励。对外来餐厅的本土化策略，必须给予积极评估。不过我相信，照这个势头，愚园路上肯定会出现由老外米星厨师掌勺的西餐馆，就像外滩沿线一样。

— J·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愚园路的脸

程 庸

—

来自本地或异域的
偶然的你，随呼啸的快递传送到此
视线被吸引
金顶八角形的塔楼、相轮和宝瓶
愚园路以东，一眼瞥去
不经意的闲逛，或现刹那的
眼冒金星，难以界定的光合反应
要想拥有这般异常
又感觉良好的视觉体验
你得寻找最恰当的时空点位：
一日之晨，少阳之时，又正逢你内心的
仁爱与五欲，展开翅膀
光束如细针
你微弱的神经被轻轻蜇了一下
几个字被反复默念
远观或入里，烧了香磕个头
行色匆匆，凡世何以能通往觉悟
此刻暂且进入清凉世界
短暂的心学之旅

这座密宗古刹
始建于三国孙权赤乌十年
相应的历史幻境，深奥又重叠
无需追逐与红尘的链接
宝塔，静坐在此
让每一个拜谒者放慢脚步
返归心源，所有的加持，树木森森
烟之袅袅，以及铜钟的轻敲

宵小之徒在此刻也垂下了手
亘古及今，这洪钟之声
伴随我们的行走，辐照大地
承受摩擦的每一颗石砾
至于苦行者，白驹过隙
有时未必能腾出双手合十
车水马龙的喧嚣，视线被幕帘遮掩
密宗灵性中叩问的声音
内心的角落，祷告如一盏壁灯光华仍旧
寓于五蕴生灭
而无形的愿力琉璃似的
映照被擦亮的红磷
江海风雨，深夜中的每一条船舶
或摇曳，或暗如萤火

重檐庑殿盖的结构
屋顶覆以铜瓦、琉璃的质地
燕尾脊的纹样勾勒民族内在的慈祥：
八瑞相与莲花座
而斗拱的材质生长自北方的山脉
强有力地纠结、拥抱、鼎起
千年的五脊殿
榫卯叠加之密，本性地硬抗与传递
每一个力的支点
无论风暴的摇动，点位的易变
这般古建结构的缓冲能量
满满含蕴
其气质，静水流深

静安寺立足千年
古老的精美形态，木金交错
木，主生长与活力
金，主坚韧与决断
人类的固守或精神藩篱
不同于这座海滨城市的有容乃大

植被五颜六色，既能占守，又擅吸收
百年的动荡与变迁
域外的文化随潮水涌入
如浦江环抱，预示了接纳，又星空放远
秋水，共长天一色

二

建筑是城市的脸
五官的形态怎样、漂亮与否
无声滋养着人们的气质与手势
上海的古建中西互拥，俯贴大地又耸入天际
飞扶壁，窗棂格
大盖帽的脸，哥特式的鼻
被组合而突变的五官频出新意
额头上，田宅时宽时窄
本地的习俗光怪陆离却个性自备
大格局自古不变
静安寺的翘檐冲向外滩的尖顶
招手，又呼应西边
连绵的西洋建构

寺院历经沧桑
修建的历史不长，包浆有限
这并不妨碍其内在精神之光的散发
悠久的历史轨迹被深浮雕镌刻
岁月的磨痕积聚
在翘望又感恩历史的额头上
凝之越深
愈见月落星沉
这是文化遗传给族群与场域的命定
从林木簇拥的西北佛塔边
一只脚迈出

落定愚园路时，又与华山路吻接
视线虽纵横，穿插中本能地向南扫视
这片区域乃至整个上海的
网红地标被托起：
愚园路 218 号的百乐门
著名的游乐场
霓虹灯闪烁，一张东西方混杂的脸

仿佛顺了天意
从佛塔冥想之地转个身
进入以现代奇异的装饰艺术
作舞场的构想
其营造技式并不繁复，唯笔法简约拉直
上下左右的轮廓线
耸立的，哥特式飞扶壁之姿
或由此演变而出的几何线，勾勒出
玻璃幕墙、金属结构的装饰
这是前世纪中西联姻孕育的果实
其三层钢混的横梁与立柱
玻璃光在镜面闪耀
五行中的金
与水泥呼应着佛塔的木
在此翩翩起舞的人们
迷幻的梦境中
所有的凝视与突变的足舞手形
搭成拱门，进入被美称为“远东第一乐府”
旋转在东方的走马廊之间

三

与其他街巷类似，西向的愚园路
凸显一个西洋镜的世界
欧罗巴诸国的建筑形态有情调地排列
这是一个怎样的预设，或许来自一种命定

回过头，再望一眼百乐门
显然是一个天然衔接的点位
历史注定停留在此
携手过去世与未来世
走出本土寺庙的香客
进入异国景观引发的
短暂眩晕，浪漫被延展
类似巴黎、罗马、巴塞罗那的楼宇
变脸的宝瓶式阳台
一系列异域的混合叙事，方显魔都特性

一位非虚构的主人从这儿走出
她的名字：愚园路 395 弄涌泉坊
新式里弄的样标
落住此处的名人，其一是陈楚湘
这位上海烟草业的巨擘
时常穿着长衫徜徉于阳台
烟雾缭绕中，把西班牙的纹样
塞入本土的设计
缠绵状源自卷牙的构思，而红色筒瓦
联排覆盖在外墙上
以细齿的拦水线衔接，其细腻
对应圆拱门廊的空阔
晒台围墙的檐饰
整体缓坡形的屋顶脊吻
也在娓娓叙述烟草大王的华丽转身
与影界才子邵氏兄弟一起掀开
现代影业的帷幕

愚园路 546 号的孙家花园
走出一位帅气的金融投资家
原本西式的金融实业，注入了东方智慧

走进死胡同的四明银行
一个灵性的拐弯，升华为商界理财的传奇
洋楼牵引着罗马风格的
圆拱门，一个转身
地中海风情弥漫开来
拾阶而上，抚摸雕花木螺旋状的楼梯
“魔都”曾被称作“东方巴黎”
时空在流转中
形成一个暗示或符号

前方人头攒动
手牵手走出两大明星
格利高里·派克与奥黛丽·赫本
身穿宝相花的唐装
这可能是一时的走神与幻觉
而旁边贵气又风韵的月洞门，与雕花台阶
一起叙说，这些原本为他们而设计
从影片中降落的修长大腿
就像光挺的多立克柱
而梦露般的一头卷发
追溯古希腊科林斯柱的梦幻
类似沪语的发音轻盈柔美
立柱性别不同
撑起无数幢掺和两地风骚的楼宇
珍珠般点缀在上海滩
如色彩堆叠的油画，厚重耐看
又见脸颊间的突起部分
时而被点染出高光

偶尔成为游客的你，无论何日造访
你会成为你
昨日记忆的一部分

走读愚园路人名居

文/南木

愚园路的梧桐，一百余载的秋天都在落叶。每一片飘在红瓦屋顶、黄色墙面上时，都在诉说着故事——革命者的足迹、实业家的算盘、文人的笔尖，曾在这里留下丰富的印记。



刘长胜

功勋彪炳：风雨中的信仰坐标

愚园路81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旧居，这栋承载红色记忆的洋房，是静安区文物保护点。它砖木结构，1916年落成，三层红瓦斜顶间藏着白色恐怖年代最惊心动魄的秘密，见证了中共地下党的烽火征程。

当年，此处双门洞小楼里混居着十多户人家，甚至暗藏国民党特务。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化名“刘浩然”，以“荣泰烟号”老板身份携夫人郑玉颜1946年9月起潜伏二楼；上海局书记刘晓则化身“关勒铭金笔厂副总经理兼董事刘镜清”，常以“搓麻将”为由掩护密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俞雪莲夫妇及5个子女住在三楼，两者在日常生活中传递着攸关全局的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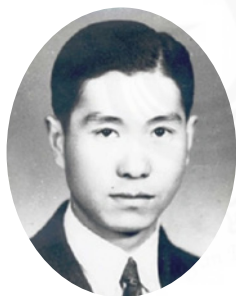
愚园路81号（周馨摄）

2001年4月17日至2002年3月28日，为配合建设需要、保护文化遗产，小楼由西向东平移了79.5米，2004年对外开放，2014年修缮后再启新篇。陈列馆曾经陈列过铁链、老虎凳、皮鞭等刑具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6号魔窟水牢”等微型场景结合，通过声光电技术

还原历史现场，现在底楼布置复原了“左联”筹建地四川北路1903号公啡咖啡馆样式，呈20世纪30年代风格，有壁炉、旧款桌椅等，以营造当时氛围，还有一些印有中共地下党当年接头联络暗号的小册子。以前对外经营，送给第一次来参观的客人，若能对上暗号，就能免费喝一杯咖啡。如今，老烟号、米号的陈设、麻将桌的痕迹仍在，无声诉说着先辈们在刀尖上守护信仰的传奇。

距离愚园路81号仅一步之遥的常德路65号（如今是集写字楼、酒店和商铺的综合性楼越洋广场）的“荣泰烟号”，是地下党传递情报、部署任务的“中枢神经”，刘长胜常往返两地。1947年12月，“申九二二惨案”发生后，大批工人被捕。刘长胜在居所中连夜起草《告上海同胞书》，又通过地下党交通员将消息传递出去。为营救被捕同志，还冒险与上海各界民主人士联络，利用舆论压力营救，展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智慧与担当。

愚园路579弄中实新村44号演绎了红色谍战传奇。1947年7月，刘晓及家人住进了这幢坐北朝南3层砖木结构房子的二楼，一楼是客厅，三楼刘晓单独居住，亭子间里住着“刘晓的侄子”译电员朱志良。曾到这里来密议工作的有刘长胜、委员钱瑛和张承宗以及张执一、卢绪章等。刘晓当时全面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妻子



刘晓



刘晓故居（周馨摄）

张毅担任机要交通员。为了给上门盘问的特务与警察看上去更像一个生意人的样子，刘晓在附近开了一家贸易行经营烧碱，多次化险为夷。

上海解放初期，陈毅、邓小平曾到此作客。该住宅一直被作为民宅使用至今，1992年6月，中实新村44号被定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

愚园路361弄（愚谷邨）由陈良才、陈良浩、陈良骅三兄弟投资建造，委托华信建筑师事务所杨润玉、杨元麟设计，布

局类似鱼，大弄堂旁有很多支弄，共 127 幢独家小院，竣工于 1934 年，轰动一时。其中 121 号，曾是承载着特殊使命的中共中央上海局，1943 年，中共党员方行、王辛南夫妇遵新四军城工部指示，创办“进化药厂”。这里表面生产破伤风药物、疫苗等急需药品，实则是双重掩护基地：既为解放区输送医疗物资，又成为张执一、刘长胜等党员的安全落脚点，直至 1946 年药厂关闭，据点功能仍未中断。9 月，“中华医药化验所”在此诞生，联络点功能升级，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第二战线”的指挥所。刘晓、钱瑛等负责人常在此密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机要员也以“化验员”身份开展工作，直至 1948 年年底因形势变化撤销。

“愚谷邨”同时是居住小区名称，建筑群东接乌鲁木齐北路、西至镇宁路、北达愚园路、南抵南京西路，总建筑面积 22579 平方米，含 127 幢三层住宅与 30 余幢沿街商铺，曾有 1800 余户、5200 多位居民聚居。邓演达 1920 年代初居住于愚园路 483 弄 12 号。彼时，弄堂在晨曦微露中显得静谧而深沉，而邓演达的身影，却在这宁静中闪耀着革命的光芒。

他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代表，执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理念，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愚园路的这栋小楼，见证了他为筹备黄埔军

校而日夜奔走的忙碌身影，也记录了他在北伐战争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的战略布局与指挥智慧。

实业兴邦：岁月里的商道传奇

愚园路 546 号“孙家花园”，占地约 1900 平方米，堪称“中西合璧典范”，是静安区文物保护单位。1915 年起，为近代金融巨擘孙衡甫的居所，两幢连体欧式洋房，砖混结构假三层，四坡屋顶搭配对称布局，尽显规整大气，其过街楼是近代建筑中少见的形制，西式壁雕点缀外观，巴洛克式希腊柱头立在洋房入口旁，二层窗框上砖筑的三角形与弧形山花图案，细腻精致；而内部装饰却融入中式韵味，更难得的是，园内树木草坪面积远超住屋，四周围墙环抱，闹中取静。两幢洋房还用过街楼相连，兼具历史厚重与艺术感，十分罕见，

孙衡甫于 1910 年在浙江银行上海分行任营业部主任，后升任经理。1911 年，接盘四明银行，任总经理，后又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银行发展迅速，成为著名的商办银行。1935 年辞职。他还任上海明华商业银行总经理、垦业银行董事长等。1920 年“实业贷款专项计划”的核心方案在此草拟，1931 年“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筹建章程在此修订……



孙衡甫



孙衡甫旧居（周馨摄）

孙衡甫四姨太不仅容貌出众，更自带“旺夫运”，“白鸽票”博彩中，竟中得10万银元头奖，“飞来横财”后，孙即卖掉万航渡路老宅，成了这里的主人。辛亥革命时，上海四明银行爆发挤兑危机，孙临危受命出任经理，力挽狂澜放“三把火”推行改革：先是参照汇丰银行制度，建立起中国近代银行业最早的信贷审核与账目公开体系，1920年更是率先推出“实业贷款专项计划”，将70%的资金投向荣氏

纺织、虞洽卿航运等民族企业，彻底改变了银行“重汇兑、轻实业”的传统，存款最多时达4000万银元。

此后，他大举投资房地产，与孙家花园一墙之隔的四明别墅，交由四姨太的亲戚居住。2016年孙家花园进行保护性修缮、增设文创展示区，2017年竣工后，以“创邑SPACE愚园”联合办公空间的身份对外开放。

愚园路395弄涌泉坊为优秀历史建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建成时东面有沸井浜而得名，西班牙风格，全部建筑由著名建筑师杨润玉、杨元麟、周济之设计，民国25年建成。它建筑样式时尚，入口在愚园路南侧，上方为有大小拱门的过街楼，连接东西两侧的住宅，构成东西长近50米高14米完整的沿街立面。建筑缓坡红瓦、拱窗及屋檐小券装饰尽显浪漫，其中15幢朝南3层楼新式里弄住宅，而弄底24号独立花园城堡是开发商烟草大王华成烟草厂总经理、“中国电影实业先驱”陈楚湘的旧居——四层规制的“陈家花园”，有近40间房，宅内中西韵味交融，假山小桥相映，呈苏州园林风韵。

陈家原来为英美烟草行做事，陈楚湘1924年承父业创福和烟草，后与戴耕莘斥4万银元接盘华成烟厂任总经理。1925年借“五卅”国货热潮，“金鼠牌”“美丽牌”香烟热销，“美丽牌”更成上海滩名牌。



涌泉坊 24 号陈楚湘的城堡式花园住宅（周馨摄）

抗战前，华成烟厂职工达三四千人，成最大民族卷烟企业，他以“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自律。上海解放后，陈楚湘任公私合营华成烟厂经理。

他与邵醉翁、邵邨人等共同创立了“天一影片公司”，为上海电影产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石。进入 30 年代，他导演并编剧了《小女伶》《歌场春色》等经典作品，将戏曲元素巧妙融入电影叙事，开创了独特的民族电影风格。这些作品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成为上海早期电影文化的瑰宝。

1957 年他 60 岁时，上电台向中国台湾工商界喊话，盼共促祖国统一。

如今，涌泉坊成不可错过的文旅打卡地。

艺苑宗师：笔墨与旋律的共鸣

愚园路旁现有南京西路“静安 1788

广场”，以前这儿的 259 弄连生里是典型石库门里弄房三楼厢房，1932 年至 1933 年曾是茅盾居所。《林家铺子》的原型，就源自他常去的愚园路街角杂货铺。他还在《申报·自由谈》《文学月报》等报刊发表数十篇文章，针砭时弊，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核心发声。他更深度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常在附近的咖啡馆、书店与冯雪峰、丁玲等同仁秘密会晤，推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传播。

彼时，茅盾虽未与一步之遥同住愚园路的联华影业老板陈楚湘谋面，却以“文学脚本 + 光影创作”，完成了跨越街巷的艺术对话。

今久光百货北侧，曾是东庙弄 44 号的所在，1936 年至 1949 年间，郑振铎在此度过。他在《蛰居散记》中回望这段岁月，提及弄堂口的老槐树与街角的书摊，是创作间隙最温暖的慰藉。



茅盾



郑振铎

静安愚园路457弄1号，“梅龙镇”酒家董事长、光绪6年（1879年）创办中国最早的私人牧场源生牧场主李子秋之子李伯龙在此居住近二十载，其早年剧团经历与这片土地的红色文化脉络深度交织。

1920年代末起，他投身进步戏剧：加入蚁社负责文化部工作，接触左翼文艺理念；参与青鸟剧社，积累戏剧组织经验；后随于伶等转入上海剧艺社，深度参与《明末遗恨》等进步剧目运营，强化以戏剧宣传进步思想的理念。抗战爆发后，他主导蚂蚁剧团，以《放下你的鞭子》等剧支援抗战，后按党组织要求推动剧团合并；1943年受地下党委托创办同茂剧团，在法租界金都大戏院演出《家》等剧，规避敌伪审查传递爱国思想，还协调解决剧团经济困难。1940年代初，他推动同茂剧团改组为国华剧社，首演《八仙外传》，延续进步导向，还参与联华、昆仑等左翼影业工作。“孤岛时期”，他在静安联合

同仁创建梅龙镇酒家，作为左翼文人秘密据点；1939年统筹“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募款全数援新四军，日常借工部局身份为义演争取许可。

其居所二楼书房，是他撰写《现代散文赏析》之地；客厅常举办文学沙龙，茅盾、施蛰存等齐聚，让这里成为静安进步思想交流的重要空间。

愚园路488弄的深处，有一座浸润着梅派风华的独栋洋房。朱漆大门映着雕花门楼，江南园林的雅致与西式建筑的华贵在此相融，这里便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兰芳携家人迁居的488弄10号，直至1951年搬离，这座带独立庭院的宅邸，成为他戏曲生涯复苏的核心舞台。如今漫步弄堂，风过之处仿佛仍回荡着当年的唱腔。这方宅邸的每一砖一瓦，都镌刻着梅派艺术的璀璨印记，成为戏曲爱好者追寻大师足迹的必达之地。

愚园路576弄深处，43号砖木老宅藏着中国现代音乐的初心。黑瓦粉墙勾勒出江南民居的温婉轮廓，圆形月洞门后，光影流转间仿佛仍回荡着近百年前的旋律——这里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1950年至1967年的居所，一座凝固在街巷里的“流动音乐圣地”。

20世纪20年代，刚入职上海中华书局的黎锦晖已在《小朋友》周刊的字里行间播撒音乐种子，《麻雀与小孩》《葡萄



梅兰芳



梅兰芳旧居 (周馨摄)

仙子》等儿童歌舞剧的纯真旋律、《可怜的秋香》《努力》的悠扬曲调，早已随着他主编的刊物传遍街巷。而1927年那首开创流行音乐先河的《毛毛雨》、1929年风靡一时的《桃花江》，则与他另一处愚园路印记——641弄16号（1929年冬与徐来婚后居所）有着更深的羁绊。其培养女儿黎明晖成为中国早期的歌星和影星，1927年在百代公司灌录了中国第一张流行歌曲唱片《毛毛雨》，1925年到1928

年主演了《小厂主》《透明的上海》《可怜的秋香》等多部影片。

家国情怀始终是黎锦晖旋律的底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申报》发表《向前进攻》《追悼被难同胞》等抗日歌曲，更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与田汉、聂耳作品并非同一首）、歌舞剧《最后的胜利》，以音符为刀枪呐喊抗争。

愚园路的烟火气里，还浸润着黎锦晖培育后辈的心血。1925年他创办歌舞专科学校，1928年率中华歌舞剧团远赴南洋，1929年返沪创立明月歌舞剧社——正是这份坚持，让王人美等日后的歌坛巨星得以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黎锦晖任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在这处老宅里继续与音乐为伴。

愚园路457弄1号的石库门老宅，青灰砖墙爬满绿意盎然的爬山虎，像是岁月织就的绒毯，为古朴的建筑平添几分生机。木门上的铜环，历经风雨洗礼，早已



黎锦晖

被时光打磨得光滑发亮，每一道划痕都似在默默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这座建筑，巧妙融合了江南民居的素雅与西式拱券的精致，静默地伫立在岁月长河中，见证着文学的璀璨篇章。

说起老上海“金嗓子”周璇，14岁之前住在愚园路庆云里1号，养父母婚姻破裂，她才不得不离开四处寻觅新的落脚处。随着电影《马路天使》的爆火，周璇身价暴涨，真正成为那个时代炙手可热的巨星。如今，随着城市更新脚步，庆云里早已不复存在，原址上建起了静安1788广场。但每当人们路过这里，总会想起这片土地上曾住着那位声音干净、气质清纯甜美的“金嗓子”。

愚园路608弄文元坊，1999年被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录，其81号曾是现代杰出工笔人物画家华三川的“创作港湾”。

该弄建筑群涵盖花园住宅、新式里弄，以砖木混合结构为基础，屋顶线条呈波浪形，搭配红色陶瓦，充满地中海风情，



华三川

水泥拉毛饰面在当时较为先进，兼具防水性、美观性效果，增添了墙面的质感与复古韵味。

在20世纪50年代的连环画界，华三川独创以毛笔勾勒为主、兼融钢笔画线条的造型方法，用细腻笔触与精巧叙事构图，创作出《白毛女》《交通站的故事》《项链》《桃太郎》《表》等经典作品，其中《白毛女》《交通站的故事》《项链》更一举斩获全国连环画创作一、二、三等奖，成为行业标杆。

华三川的艺术灵感，很大程度源于该楼四层斜顶天花板上开着那扇老虎窗，窗下摆着张宽大书桌，紧挨着一张小床——这里既是他的画室，也是卧室。华三川曾说：“有天窗的画室是最好的画室。”他习惯白天在小床上休憩，夜晚再寻找灵感作画。2013年，文元坊81号历经修缮，增设了“工笔画家华三川旧居”铭牌。

愚园路520弄27号：是连环画巨匠顾炳鑫自32岁的起栖居，以笔为刃、镌刻时代的艺术殿堂。如今斑驳窗棂间，仿佛仍能看见顾先生伏案创作的身影，承载着初心与执着的作品，已化作无数家庭的珍藏。

此弄曾常见乒乓球台、简易健身器械，热情传承“九子游戏”（如滚铁圈、跳房子、打弹子、扯铃子等），至今仍挂



愚园路 520 弄 27 号顾炳鑫故居（周馨摄）



顾炳鑫

牌“四明体育弄”。

愚园路 361 弄愚谷邨深处，“37 号”静静矗立，诉说着山水画家应野平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创作的故事。小楼的底层是应野平的画室，窗户对着天井，光影在宣纸上游走，成了他笔下山水最灵动的灵感来源。



应野平

愚园路 579 弄 22 号，著名书画家申石伽自 1950 年代初直至 2001 年辞世在此长期居住。

推开斑驳的木门，一方小巧的庭院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景致，被岁月磨得温润，路旁的兰草是申石伽亲手栽种，年年春日绽放清雅花朵；窗下几竿翠竹挺拔生长，风过时竹影婆娑，恰好与他毕生醉心的兰竹创作相映，仿佛是从他画中走出的鲜活景致。

在这里，申石伽完成了绝大多数传世佳作。底层画室的案头，常年铺展着安徽宣纸，端砚里的墨汁每日研磨，墨香从清晨萦绕至深夜。他的作品深植传统文人画精髓，又融入鲜明个人感悟：画山水时，笔墨苍劲如老松，皴擦点染间尽显峰峦叠嶂的雄浑气势，《春云乍展仗东风》《罗浮春暖》等名作皆诞生于此；绘兰竹时，线条灵动似清风，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兰的孤高、竹的坚韧，观之如见江南烟雨里的生机与气节。闲暇时，他常搬一把藤椅坐于庭院，凝视竹影随风摇曳，细嗅兰草清



申石伽



申石伽故居愚园路 579 弄 (周馨摄)

幽香气，这些日常景致皆化为他笔下灵感。如今，漫步此处居所，仍能清晰感受到那份跨越时光的文人风骨。

见证时代：柳林别业的特别人物

愚园路 532 弄红砖弄堂“柳林别业”竣工于 1924 年，由 10 幢独立式花园住宅和一幢联排住宅组成，是曾红极一时的影视剧《安家》《三十而已》取景地，《安家》里的“1.5 亿元龚家花园”，现实里真拍 1.5 亿元：在《安家》中，柳林别业化身“龚家花园”以 1.5 亿元成交，成了“天价老

洋房”的代名词；而 2025 年 8 月，这栋真实的洋房真的登上阿里拍卖平台，起拍价恰好也是 1.5 亿元，单价超 43 万元 / 平方米，剧情与现实的“价格巧合”让网友直呼“次元壁破了”。更有意思的是，剧中房似锦为卖洋房奔波的剧情，现实里拍卖时也引发热议真实的老洋房文化——清水墙面采用英式砌法，却在中式雀替纹样的混凝土构件中完成文化转译。砖工在门廊哥特式砌法处形成菱形纹样，与圣三一教堂外立面形成技术呼应。1937 年防空洞改造中，铸铁格栅与弹孔修补构成战争创伤的功能叠层，地下防空洞、拼花地坪与孟莎式屋顶形成三层时空地层。

这处所曾住着几位特殊历史人物：

55 号宅邸以简洁的拱券门洞与几何浮雕，透出冯治安这位自伙夫、士兵起步，以参与指挥卢沟桥抗日而载入史册的抗战英雄的沉稳气场。他 1912 年投军，因带兵有方，一路升至师长。后因冯玉祥军大败，其残部被张学良改编为 29 军，冯治安任 37 师师长。1933 年 3 月，以张自忠为敌前指挥，冯治安为副总指挥的 29 军星夜赴喜峰口、罗文峪阻击日军，一战成名。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冯治安打电话给卢沟桥驻军的营长：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正是在冯治安如此坚决的态度及指示下，驻守卢沟桥和宛平一带的 37 师部队打响了

抗日战争第一枪。“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存亡的宣言……”这不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正面抗战的首次明确声援，更点名肯定了冯治安及29军的爱国之举。自张自忠在抗日战场上牺牲后，冯治安接手其33集团军总司令一职，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一直率部奋战在第一线，屡建其功。

与冯治安宅邸隔弄相望的67号，是一座带独立花园的砖木洋房，其内部装饰西洋风尚，而外观则依旧保持着中国传统三合院的古朴韵味。1928年至1943年，历经军阀混战与北伐战争后历任安徽省主席的一级上将陈调元曾在此居住。

此弄61号，曾居住着申国权，别名基俊，字恒民（1896—1965），韩国首尔人，朝鲜贵族后裔。以吉林穆棱或上海为籍贯，以交大学生或老师身份为掩护，暗中参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的独立运动。他1915年入学后不久，便参与组织成立上海韩人留学生会；1924年联合发起创立“上海韩国青年同盟会”，并长期作为朝鲜独立运动资金往来的一个中转者，从事大量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交大师生无一人泄密，反称其“南洋君”，说他的祖上南洋群岛的华侨。

申国权怀着被压迫民族血肉相连的情结，对交大爱国反帝运动深表支持。“五卅”学生中枪住院后，他立即赶赴医院彻夜守护，直至烈士次日逝世。他撰成《陈君受伤后情形》《血衣状况》，作为“五卅血案”第一手控诉材料，与交大师生共同谱写了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史、民族独立运动史上的华章。

1945年韩国光复，申国权被派任韩国驻上海总领事；返国后又任韩国体育会副会长，1948年作为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了伦敦奥运会。这里，不仅是一处历史遗存，更是中韩友谊与民族精神的珍贵载体，等待着每一位热爱历史、追求文化深度的旅人前来探寻。

人们记得，申国权早年闯荡棉纺界，后踏入银行业，与赫赫有名的荣氏家族频繁携手共进。申国权为改良棉种、提升纺织原料品质，1935年上海实业陷入低谷之时，他挑灯夜战，疾书《棉纺业自救方案》……



冯治安



陈调元

十样景的王姓名人

愚园路 419 弄，十幢设计不同的三层英式洋房，由沙逊洋行开发建造。钢质窗户泛着复古光泽，柳安木打蜡地板温润如玉，每幢洋房南侧皆配独立花园，砖砌围墙围出静谧院落，尽显雅致格调。因为十幢小楼造型都不同，所以里弄被统称为“十样景”。

“十样景”内部空间还原了 1930 年代上海中产居住标准。2005 年经专业测绘确认，建筑群完整保留当年原貌，钢窗、壁炉等构件保存完好率达 85%，历史质感扑面而来。

这片住宅最初只租不售，服务外侨与本地绅商，与林巧稚齐名的妇产科泰王淑贞教授曾在弄堂里开诊所行医，居住于弄堂东边的老洋房，书写了中国妇产科学的传奇篇章。

王淑贞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期间获金质奖章，1925 年 26 岁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其诊所成为 30 年代愚园路名医生态的标志性存在。她同时入职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前身），创建该院首个妇产科并担任主任，成为教会医院中首位任科主任的中国人。许多人比如旅美画家汪大文、陈楚湘之子陈其信均由王淑贞接生。抗战期间，医院先后迁往徐家汇路 850 号临时院址

与成都路 334 号门诊站，她冒着战火转运设备维持诊疗，不仅创建了西门妇孺医院妇产科，更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妇产科学》高校教材，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成为无数医学生的启蒙导师，后来升任院长，享誉全国。“十样景”12 号是永安纺织公司董事郭棣活旧居，承载民族资本家往事。

该弄居民王守华是苏州人，自家小院有家乡园林精致典雅的风味，种有紫藤、荷花、芭蕉，墙上浅绿色石刻篆书“怡然”古意悠然，外人称他家为“怡园”。王守华退休前当过厂办秘书、行政科长、档案科长、机械工业风机行业协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还编撰过厂史、承办过建厂四十周年回顾展，他热心社区事务，执行主编了所在地愚谷邨文史画册《走进愚谷邨》，而在自家家谱编纂过程中，喜出望外得知王淑贞和他同是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洞庭东山莫厘王氏家族的后人。明朝内阁首辅，“吴门画派”的重要支持者王鏊，是他的祖上，著有《震泽编》《震泽长语》《震泽纪闻》等，唐寅曾拜他为师，称赞其“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

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画册首发式在弄内某私家客厅举行，时任区长和汪大文等到场祝贺。愚谷邨居民在收到上海市政府赠送的“世博大礼包”时，每户居民都得到这本特殊礼物。

愚园路很多里弄本来铁艺门很好、脸

面漂亮，但却挂上了各种广告，好比戴上口罩、眼罩、覆盖了面膜见人，而十样景弄门始终很干净，就是当初因为有王守华的守护，广告牌被贴在旁边墙上了。

十样景弄底曾有托儿所，叫“诗意久”（弄堂 419 弄序号谐音），里面藏着许多人童年的美好回忆。“诗意久”归设在这里的静工托幼管理中心管，中心主任、支部书记王芳被评为区社会组织之星，她是华师大毕业的高级育婴师，原张家宅托儿所老师，后长期任申静、大松等多家幼稚园和托儿所负责人，在她的带领下，7 家托儿所真的“有诗意”，都获评静安区文明单位，金鹏托儿所还成了市一级托儿所。

现在，该弄是城市微更新示范点，“弄管会”推动垃圾厢房改造、适老化升级，让历史建筑适配现代生活。

尾声

近代上海，张园是“公共客厅”，以开阔场地承载市民集会的热闹，而晚起 8 年的愚园便是“人文书房”，底蕴深厚、烟火气十足，值得细细珍惜传承。

愚园自 1890 年（光绪 16 年）落成，与张园、徐园齐名，30 亩雅致园景独树一帜——内中旧石垒起的假山、辜鸿铭题刻

的诗文石刻、贯通全园的明暗长廊，处处透着江南园林的精巧。既有敦雅堂的中式规制，又率先建起西式高楼供人啜茗观景，辟球场、养珍禽、开“夜花园”“雅中藏新”，成为精英思想与文人情怀的交汇地：1900 年中国国会在此召开，唐才常、严复等共商时局；邹容追悼会上，章太炎祭文里“不有死者，谁申民气”的字句激荡人心；南社 14 次雅集在此举行，柳亚子等以诗明志，让愚园成了反清革命的“精神大本营”，如园中池水清涟，静静浸润着上海的人文脉络。

愚园路根深叶茂，名人名居若群星灿烂，比如愚谷邨也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国家一级演员、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首席教授奚美娟生活成长之地，等等。

如今张园“复出”成为时尚地标，而愚园因 1911 年得名的愚园路、后来的愚谷邨、愚园坊等得以更贴近和持久延续，梧桐浓荫蔽日，常德公寓、宏安瑞士大酒店……也都是愚园历史的延续。“触手可及”的建筑文化，在日常中与我们相遇，值得用心守护、代代相传。有朝一日，我们或许也会在街头看到“愚园”字样的巨幅标识，看到愚园大讲堂、缩小或放大版的“愚园”在愚园路那一带现身，觉得惊喜抑或美好。



那些时代深处的红色风云

砥石斋主人

愚园路四八三弄 12 号

龙华千载仰高风

愚园路庆云里 31 号，1930 年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的秘密机关。周恩来、林育南等中共领导人频频出入其间。

轻轻的三下敲门声。

这是暗号。门刚微启。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裹着围巾，墨镜遮脸的中年男子便敏捷地闪进门来。

“谁？”胡毓秀警觉地问。

“小鬼！连我都不认识啦。”男子摘下墨镜。

“参谋长！”胡毓秀兴奋之下，脱口而出。

“小鬼！这里不好这么叫的。”男子摇摇手，又将食指放到嘴边，轻轻地嘘了一下。

来人是周恩来。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时，是周恩来亲自批准胡毓秀参加起义部队，并在参谋团工作，周恩来当时任参谋长。

“我知道了。”这一阵，在这里工作的胡毓秀真的是眼花缭乱，真假莫辨。这幢三层石库门房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正常的家庭，但它实际上是中央特科一科特意安排，让林育南化名“李敬塘”的皮货商租用下来的。31 号藏在支弄笃底，是一排房子中面积最大的，门幅虽不宽，但异常高拔，半圆拱门中间嵌有两个对称的仿罗马柱，进门还有几级台阶，虽非豪门花园，

但能租下整幢房子，也非等闲之辈，有钱人的排场是必须的。1930年7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以及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重要团体的代表在沪组成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9月，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议，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秘书长的林育南兼任“苏准会”秘书长。会后不久，这里便成了临时常委会的秘密活动机关。林育南是“一家之主”，胡毓秀和林育南爱人李莲珍以姑嫂相称，化名李星月的李平心则是胡毓秀的爱人。“四·一二”以后，党中央机关转入地下，1930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可谓风云激荡，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央高层路线斗争也异常激烈，6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坚持“城市中心论”，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在“左”倾冒险主义推动下，全国纷纷发动武装暴动，但纷纷以失败告终，国统区内的党组织因组织暴动而暴露，先后有11个省和武汉、天津的机关受损，7月，江苏省委在南京发动兵变失败，与此同时，各路红军也在这种瞎指挥下遭受惨重损失。上海党中央的生存环境也异常险恶，为安全起见，进进出出的人都以亲戚相称。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紧急派瞿秋白和周恩来从苏联回国。9月，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停止了城市暴动计划。向忠发、瞿秋白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中央工作。但11月至年底的一段时间，王明攻击瞿秋白，罗章龙带领一部分人进行分裂活动，要求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立即离开领导机关，对他们进行最严厉的纪律制裁。何孟雄等另一部分共产党人则对共产国际米夫和其扶植的王明等人表示不满。

林育南是早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曾任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长得一表人才，且为人精明果断，灵活机敏，遇事沉着冷静，善于应对。虽是“一家之主”的皮货商，却时而打扮成衣冠楚楚的学者名流，时而装扮成衣衫褴褛的工人回家，经常让胡毓秀大感意外。有一次，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闯进屋来直奔洗脸池，胡毓秀一把没抓住，待流浪汉洗了把脸回转身来，胡毓秀惊讶地发现竟是林育南。

“小姑，我的变脸功夫怎么样？”林育南笑着说。

“姐夫，你可以去演川剧了。”胡毓秀忍俊不禁地回答。

每天，他们都在这样的形势底下机智巧妙地跟国民党特务周旋。

庆云里靠近静安古寺，从梵皇渡路

和海格路交汇的愚园路往西走，百乐门那时还没有开张，美容一条街也还没有形成，北面还是一片空地，南面沿街面却有五洲大药房、静安笔店、林美食品号、沪西书局、涤美洗染商店等五花八门的商铺，颇显嘈杂，经过新华园，又是几家水果店、药店和文具店，从愚园路243弄进入，是和平路，这条路既是路，又是弄，可走通到南面的静安寺路，弄口有一家小饭店，弄内也有许多小店，从两边植有稀疏梧桐树的和平路也可以拐进庆云里，顶弧形的弄门石材框楣上有“庆云里”三个浮雕凸字，下面被“幼科徐肖圃医生”横着做了广告，外门立柱也没闲着，被一家信笺纸墨笔庄做了广告。门口自是蹲着几个瘪三不像瘪三，叫花子不像叫花子的闲人，过街楼朝路口的木窗半掩着，过街楼下少不了的一个修修补补的摊位。“苏准会”所在的31号妙在和平路上有不为人注意的后门，但它的正门却需要沿着东西向的庆云里走到底，再沿着南北向的庆云里走到底，再打一个回车走到笃底才是，而如果沿着东西向走过头，就会走到另一条叫连生里的里弄，也是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从南北向的庆云里走出去，是愚园路259弄，又是另一个通道。259弄出口的愚园路沿街面，也有源丰恒南货店、盛和绍酒庄和当铺、洋服号、煤炭号、成衣铺、货栈等充满烟火气的商铺，还有上海市银行第

一办事处和一家叫香港的商店。31号的隔壁是德济医院，再过去，是新新大戏院，弄堂里还藏着一家浴室，有无数条小路可以四通八达跑到大马路上。陌生人走到里面，时常摸不着头脑，简直就像到了诸葛亮布下的八卦阵，就是熟门熟路的人，也不一定会知道31号里还藏着许多通到其他小路和隔壁弄堂的边门暗道。这个地方对于搞地下工作来说，委实太合适了，真正当得起“机关”二字。

“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宪法大纲和一系列法令草案，林育南与几位承担任务的同志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忙碌。

“敬塘，把你的货色拿出来看看。”周恩来走进二楼的一间厢房，对起身迎上前来的林育南说。

林育南从大橱里的几件裘皮大衣夹层里取出了草拟的文件，摊到桌上。

“维汉、弼时、代英、稼祥他们也都在，我把他们叫下来吧。”

“好，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章龙也来过，但好像在生什么气，又好像在忙什么事，没说上几句就不辞而别了，锡根总跟在他屁股后面。”

“秋白来过没有？”

“来过，但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好像还在做一些自己的翻译工作。老向也来过，但你知道，他对这些文字工作没有兴趣的。”



庆云里 31 号“苏准会”秘密机关遗址旧照

倒是李求实，还有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这群左联小青年常来帮忙抄写跑腿。”

“哎……”周恩来叹了口气，随即吩咐道，“你让星月把笔墨拿来，我们边讨论边修改。”

“好！”

随即，一桌人对“苏准会”起草的“一苏大会”文件，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经济、外交、肃反等政策，以及《联合农民士兵群众的策略》等草案，从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各个条款，开始了细致的讨论。

1931 年 11 月，这些文件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苏维

埃政权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而早在该年 1 月 7 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强行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撤职，王明直接进入了政治局。1 月 17 日，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和左联五烈士相继在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开会及活动时被捕，随即被巡捕房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2 月 7 日，被枪杀在龙华，即“龙华二十四烈士”，难友题壁诗云：

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样红。

至于他们究竟如何被发现被捕，至今成谜。清楚的是：林育南和何孟雄是反王明的。

愚园坊：邓演达在这里被叛徒出卖

每当路过愚园路 483 弄愚园坊，便会想起那个留在烈士名单上事迹却逐渐被时间湮没的壮士，想起 1931 年 8 月的那个天气渐凉的下午。弄口不远处那两株盘根错节的前梧桐树时代的皂荚树还依然活着，当年被捕从树前走过的壮士却死了。升华到天空中的枝桠上的齿叶，黄了又绿了，现在正是绿意盎然。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倒下过多少有思想的仁人志士。除了红色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也是泛红阵营的一部分，共产党的成功，一大法宝

就是统一战线，这些进步的民主人士正是共产党的同盟军，他们同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孜孜以求。

从欧洲回来“准备牺牲以赴”的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基层组织遍布14个省市，并拟定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外交社会文化教育政策，其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从较远的将来是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平民夺取政权，则必能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生产，实行产业社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过渡的经济组织，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主张》堪称“第三党”纲领，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前程、奋斗目标和革命手段，以及具体实施的方案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既表达了邓演达本人的思想和观点，也反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全体的共识，在当时的社会上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政治主张一旦成为组织共识，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并享有崇高威望的邓演达便开始通过黄埔军校革命同学会和陆军学校、保定军校出身的军人策划反蒋军事活动。为了培养干部，专门举办了培训班，只等训练一结束，邓演达便准备亲赴江西的陈诚第18军驻地发动起义。

那天，邓演达来到愚园坊，这是一条

建造于1927年的新式里弄，20号是他保定军校同学任援道的住所，邓演达借此作为活动地点，给培训班讲课，却不料被听课不到半小时就伪装肚子疼出去买药，结果溜出会场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的叛徒陈敬斋（此人解放后被枪毙）出卖，一同被捕的还有11人。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被蒋介石当作共产党人通缉，随鲍罗廷一行前往莫斯科，与第三国际、联共（布）负责人接洽，并见到了斯大林，据曾亲自陪同邓演达到克里姆林宫会谈的章克回忆：

斯大林同邓演达会谈，从晚上八点钟一直谈到凌晨两点钟，并给了邓演达难得的礼遇，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一直把他送到外面的门口，在会谈中，斯大林曾建议把邓演达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邓演达坚决反对，因为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斯大林对此并不介意，只是简单地回答，这可以让共产国际设法安排。由于斯大林的意见并没有被邓演达所采纳，从此斯大林对邓演达产生了成见。

随后，邓演达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邀请，向学生作报告，讲到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遭到部分听众用开关电灯和脚踏地板起哄，邓演达认为苏联并非久留之地，并担心苏联会对他的人身安全

做出不利行动，遂在一个深夜，由俄国朋友护送离开莫斯科，奔向俄国的南部，穿过高加索，经过土耳其移居德国。

邓演达和随后也来到柏林的宋庆龄过从甚密，在柏林期间，邓演达不仅自己博览群书，还花很大的精力帮助宋庆龄提高汉语水平。因为宋庆龄在上海读的中小学都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注重英语，宋庆龄15岁就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因此英语水平比中文水平高很多，她深感提高汉语水平的迫切性，便利用隐居德国的机会，请邓演达做家庭教师，帮助提高汉语，通过邓演达的指导，宋庆龄的汉语水平有了长足进步。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自然竭尽全力营救老师，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一再宣称的不求助反动当局的声明，忍辱负重，亲自到南京，由孙中山侍卫副官陪同去找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蒋介石耍花招，把事情推在何应钦身上，何又推说只知道邓演达关在南京，但不知道具体地点。

经过多次周折，宋庆龄终于打听到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便于11月25日再次专程来到南京，终于见到了邓演达，革命战友加师生之情，两人挥泪而谈，情景悲壮。蒋介石本就对邓演达怀有“杀之可惜纵之可畏”的矛盾心理，据说邓演达被押解南京时，蒋介石问闻讯而来的谋士戴季陶对此案的看法，戴谋之曰：

“可怜的只是这班黄埔同学，他们脱离了共产党，在彷徨歧路上又加入了第三党，他们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的目的，不过在谋集中自己同学的力量，以求生存，结果却被人利用，这都是由于邓演达的阴谋，想借黄埔力量，谋叛党国，为今之计，对邓演达处置应严，对学生处置则应从宽。”蒋介石深以为然。席间，谈到国内局势时，戴又说：“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

此番话，说到了蒋心里，蒋介石心里清楚，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两广及其他派系都不可怕，只有邓演达在其支柱黄埔系军人中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中都深孚众望，被捕后又宁死不屈，邓如上台很可能会动摇他的统治基础，是自己要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因此下决心在下野前杀害邓演达。得悉宋庆龄插手邓案，生恐夜长梦多，难以收拾。

1931年11月29日晚上，蒋介石离开南京前，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茅屋里，说要把他移居汤山，汽车开到半路，又诡称汽车故障，要他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响起，邓演达倒在麒麟门外沙子岗的血泊之中。

邓演达出身农村，一直关注农民问题，有丰富的从军经历，随侍过孙中山，经历过战场的生死考验；吃过洋面包，考

察过俄英法德意土印伊拉克等欧亚大陆国家，甚至尝试过北极圈探险旅行，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博览中外群书，且勤于思考中国道路，很接地气。资历不浅而年富力强（按现在选拔干部的标准，履历堪称完美）。可惜一代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英豪，因为自己的坚定信仰，竟然惨死于枪口之下，年仅36岁，痛哉悲乎。

12月14日，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口中得到邓演达被害传闻后，第三次赶赴南京见蒋介石，对蒋说：“现在国难当头，

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和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介石沉默不语，宋庆龄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庆龄闻之勃然大怒，一把掀翻茶几，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返沪。连夜用英文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宋庆龄宣言，译成中文，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开宗明义指出：



“苏准会”秘密机关遗址（周馨摄）

“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从此和国民党决裂，不再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这是宋庆龄政治生涯中的重大里程碑。

至于邓演达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关系，也非常特别。早在第一次赴德考察时，邓演达就和朱德成了知心朋友。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两党负责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邓演达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他们并肩战斗，协力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择生，是邓演达的字，他选择的生命之道，尽管短暂，却名列中华民族英烈谱。

过街楼：茅盾、瞿秋白讨论《子夜》

文人气质但最终被革命者定格的瞿秋白和很早就参加共产党组织，最终却以文著名的茅盾其实声气相投，当年可以说是莫逆之交。砥石斋主人根据史料描写了他们当年的交往：

时过境迁，一晃三年过去了。

“请问，有一位何先生住在这里吗？”

“没有！”房东太太还没把门全打开，便不耐烦地回答，随之准备关门。

“有的有的。”之华已经听出来人的声音，赶紧往楼下跑，“这里有姓何的”，来到大门口一看，果然是孔德让，后面跟着茅盾。

“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之华一边对房东太太解释，一边把茅盾夫妇引进了屋，正在写作的瞿秋白早已迫不及待地站到门口。他和茅盾是很好的朋友，早在1923年在上海的时候就做过邻居，两家小孩也经常在一起玩耍，大革命时期在武汉，茅盾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瞿秋白在党内分管宣传工作，两人常常一起商量怎样利用报纸做宣传。

而茅盾此时见到的瞿秋白却已完全不同于往昔。1930年9月，几经沉浮，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主持完三中全会，蛮以为可以松弛一下神经了，却不料收到一封寄自共产国际的来信，不仅提出立三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而且指责三中全会也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随即，在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四中全会，根据米夫提名，王明不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且连跃两个台阶，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

国民党逮捕叛变后被杀，王明顺理成章代理了党的总书记，自认为曾遭瞿秋白打击的王明马上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报复，除开除政治局委员外，经济上也不放过，减发了瞿秋白的生活费，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给十几元钱，当时上海工人每月的中等收入都在二三十元，十几元钱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秋白和之华夫妇只能搬到上海大西路一个小市民区居住，这里邻里之间市侩气很重，有一次，之华在屋外洗衣服，听到房东太太指桑骂槐不停地唠叨，感到很窝火，又不好发作，回到屋里委屈地对秋白说：“我在这里连洗衣服的自由也没有了。”

那是瞿秋白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每天躺在床上，与其说思考着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更真实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失望和痛苦难以排解，孤独寂寞伴随着肺病阵阵袭来，仿佛一匹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长期欲罢不能的疲劳使被罢官的瞿秋白反而感到了一种“甜蜜的”休息。政治生命结束，正可以就此回到“自己的家”——离开了整整十年的俄国文学研究，他甚至幻想到随便哪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课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小说、诗词、歌曲之类，做一个逍遥的文艺青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

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一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研究一下文艺不好吗，让别人去做“王者之师”，去做“诸葛亮”吧。他感觉到自己身上潜伏着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市侩意识都借着失意和病痛突冒了出来，暗暗地诅咒自己“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说简单些，就是“读书的高等游民”。这样反复的自我折磨直到天亮，被之华叫起下床吃饭，淡淡的光线照进房间，方觉有些力气和希望。

为了安全也是生活所迫，一向西装革履的秋白改穿起长袍，头发也剪短了，一扫斯文潇洒的知识分子形象，完全融入小市民堆里，并且把名字也改为林复。

这就是茅盾此刻见到的瞿秋白，两个文人别后重逢，不觉有些伤感，但听说茅盾正在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瞿秋白立刻像换了个人似的兴奋起来：“快把全书情节讲给我听听。”

“说来话长，还是等下次我来，把前四章的草稿和各章大纲带给你看吧”，茅盾笑着说。

茅盾创作的这部作品，正是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子夜》，过了两天。茅盾果真带着《子夜》前四章手稿和夫人再一次来到瞿秋白家中，瞿秋白拿起手稿专心地看了起来。他身上的另一种革命精神又回

来了。

“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不合理，这样写，是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还有农民暴动这一章，也可以改得更真实。”

“好的，这些建议很好，我回去再修改。”茅盾答应着。

不知不觉一个下午过去了，之华已做好晚饭。

吃过饭，两人兴致勃勃，正准备继续聊下去，一个人急冲冲闯进来，将一封信交给瞿秋白后，便匆匆离去。

秋白打开信一看，上面写着：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

“到我家去吧，那里安全。”茅盾说。

秋白和之华夫妇来不及收拾，便跟着茅盾夫妇去他们连生里的家。茅盾家在愚园路东头，穿过庆云里，支弄才是连生里，且都有东西南北四向，弄套弄，十分隐蔽，夜色中东拐西弯，不是熟人带着，一时三刻怕很难找到。茅盾家在一幢石库门的三楼，带一过街楼共三间。

“王先生，介是吾呃两个亲眷，到上海来看毛病，来各啖住两天，毛病看好就回去。”为了不引起怀疑，茅盾对房东说。

茅盾把东厢房的床让给了秋白夫妇，叫孩子睡在地板上。凑合过了一夜，之华觉得两家人挤在一起不太方便，第二天便

住到了她亲戚家去了。

秋白仍留在茅盾家住了大约半个月，那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谈《子夜》。

“吴荪甫不应该坐福特派小汽车。”瞿秋白细心地指出。

“上海市面上不是盛行福特汽车吗？”茅盾说。

“但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为了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应该坐更高级的小轿车。”

“有道理，那就改成雪铁龙吧。”

“还有，结尾吴荪甫和赵伯韬两大集团握手言和，我觉得还是改成吴赵两家一胜一败好，这样不仅可以使情节波澜起伏，而且能突出表现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最后是没有出路的。”瞿秋白又高屋建瓴地提出修改意见。

“好好，非常好！”

两人相视而笑。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写下被许多人认为有辱气节的《多余的话》后不久，正提笔录下一首集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执法令达，遂又绝笔疾书：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书毕掷笔，整衣上路，一路上用中俄文唱着《国际歌》并高呼口号，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罗汉岭下一凉亭，说完“此地

很好”后就义。年仅 36 岁。

瞿秋白的最后时光，心态复杂，出世与入世、党性与人性、布尔塞维克与文人情怀交织，其矛盾性和复杂性，正是人性丰富性的体现，绝不能用单一维度来解读，而难能可贵的是不掩“真诚”两字。

陈旭麓先生在《我对瞿秋白的认识》中说：瞿秋白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是英勇牺牲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多余的话》确是多余的，不太健康。他在临终前也没有激昂的口号，但从他

临刑前的照片来看，他是完全平静从容的，没有一丝恐惧。中国古语说慷慨就义，这固然可取，然而从容就义比慷慨就义有更深更含蓄的意味。当然，《多余的话》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是多余的，反映了瞿秋自身上的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是文人积习的表露，但作为历史来说并不多余。马克思主义者要消灭人世间的伤痕，消灭剥削压迫走向大同，但在消灭伤痕的过程中，免不了会留下一些伤痕。在历史的前进中，在消灭伤痕的过程中，伤痕、错误是免不了的。

—— J·A ——

(本栏责编：程庸)

聚焦历史文化再生，激活街区记忆

——愚园路九大 Citywalk 主题线路正式发布

为贯彻落实城市更新与文商旅融合发展战略，深入挖掘和展示愚园路片区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在 2025 年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联合相关机构策划推出九条愚园路 Citywalk 主题线路，涵盖红色文化、革命人物、建筑可阅读、文保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文化人物、进步人物、臻选线路与愚园记忆九大主题，旨在让市民与游客“在行走中感受历史，在街巷中读懂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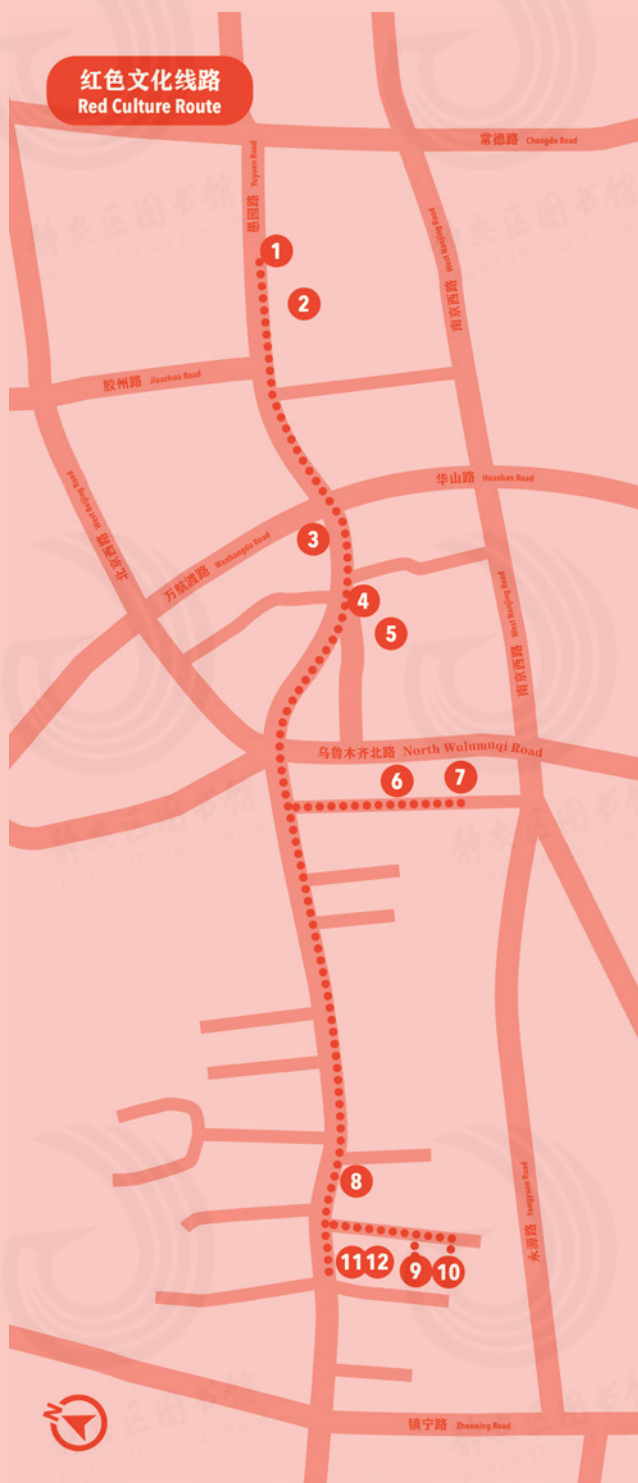
百年愚园路因“愚园”得名。昔日的“愚园”是与“张园”“徐园”齐名的“海上三大名园”之一。愚园路作为上海 64 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沿线历史建筑密集、名人故居林立，汇聚了海派建筑、名人故居、红色遗址、非遗技艺、老字号、网红店等丰富文化资源和业态。

此次发布的九条 Citywalk 主题线路，均以愚园路为载体、建筑为媒介、人物为核心、历史为线索，既有以刘长胜故居、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线路”，勾勒出理想信念的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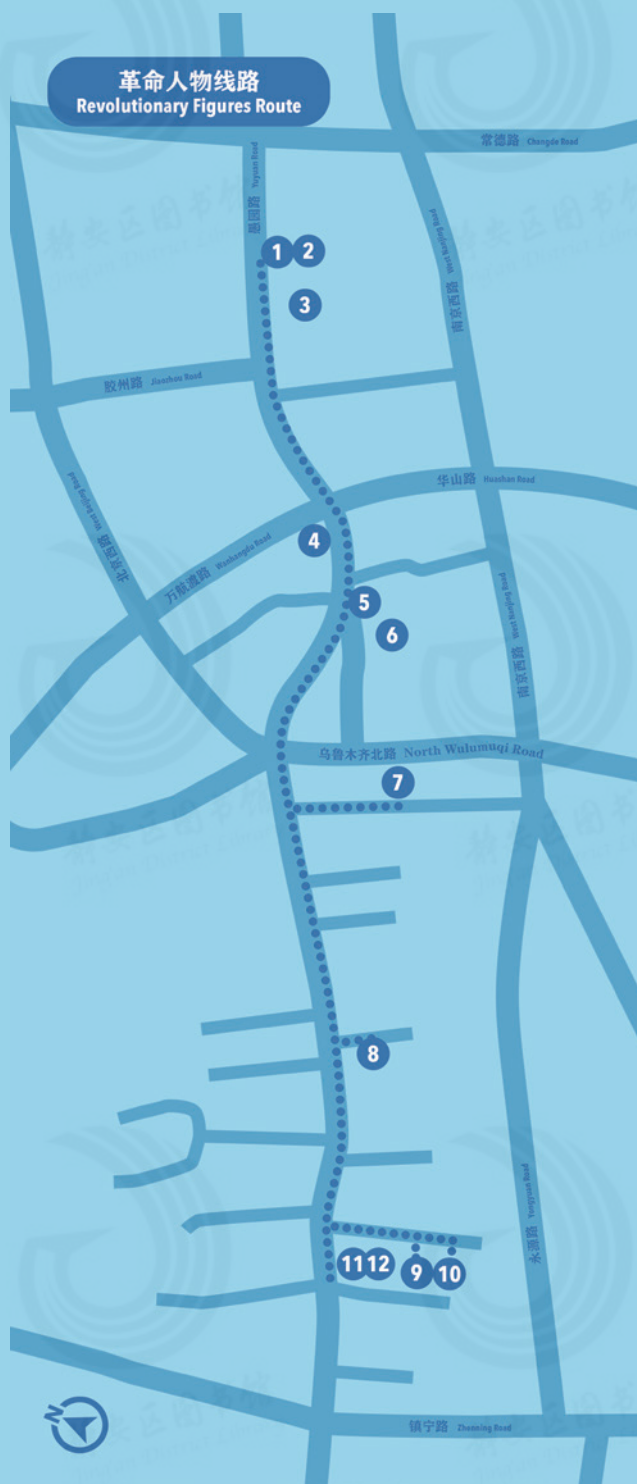
种如何在弄堂深处点燃；也有围绕文学家、艺术家、戏曲家等文化名人的生活轨迹，串联如茅盾、郑振铎、黎锦晖、顾炳鑫等旧居的“文化人物线路”，展现上海文化基因的深层肌理；还有以“精华版”的方式浓缩展示愚园路的代表性建筑与地标的“愚园路臻选线路”，适合初次探访者一站式了解愚园路的历史精粹，以及围绕昔日“愚园”所在地的区域所展开，探索如今的常德公寓、久光百货、CP 静安、创邑园区等地，聚焦城市记忆与更新，展现区域发展的文化脉络和生活温度。

愚园路的历史，从不只是留在记忆中。通过此次的九大 Citywalk 主题线路，市民和游客可沿着街巷脚步，沉浸式感知上海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的融合成果。这不仅是一次历史街区的文化重塑实践，更是静安区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释放城市软实力的又一重要举措。未来，静安区将继续推动愚园路片区从观光地点向复合型文化片区转变，激发街区新活力，焕发城市老建筑的新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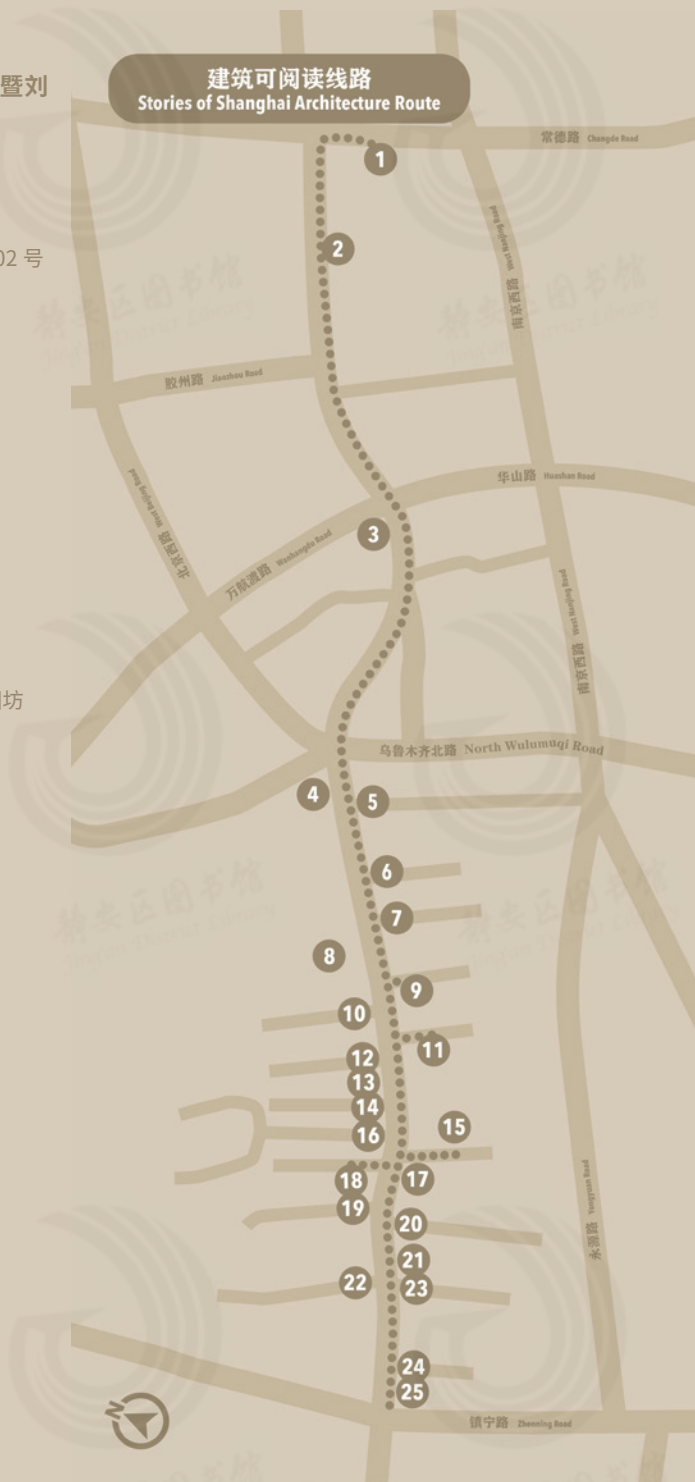


- ①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愚园路 81 号 2 楼
- ② 郑振铎寓所遗址
愚园路 67 弄东庙弄 44 号
- ③ 潘汉年寓所旧址 (百乐门饭店)
愚园路 218 号
- ④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密机关遗址
愚园路 259 弄 15 号 (原庆云里 31 号)
- ⑤ 茅盾寓所遗址
愚园路 259 弄连生里 18 支弄 3 号
- ⑥ 茹志鹃故居
愚园路 361 弄 65 号
- ⑦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愚园路)
愚园路 361 弄 121 号
- ⑧ 苏堃寓所旧址
愚园路 541 弄 2 号
- ⑨ 翦伯赞寓所旧址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28 号 3 楼
- ⑩ 刘晓故居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44 号
- ⑪ 于伶寓所旧址
愚园路 601 号
- ⑫ 吕其明寓所旧址
愚园路 601 号



- ①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愚园路 81 号 2 楼
- ② 张承宗故居
愚园路 81 号 3 楼
- ③ 郑振铎寓所遗址
愚园路 67 弄东庙弄 44 号
- ④ 潘汉年寓所旧址 (百乐门饭店)
愚园路 218 号
- ⑤ 林育南寓所遗址
愚园路 259 弄 15 号 (原庆云里 31 号)
- ⑥ 茅盾寓所遗址
愚园路 259 弄连生里 18 支弄 3 号
- ⑦ 茹志鹃旧居
愚园路 361 弄 65 号
- ⑧ 邓演达革命活动地点旧址
愚园路 483 弄 20 号 (原 12 号) 愚园坊
- ⑨ 翦伯赞寓所旧址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28 号 3 楼
- ⑩ 刘晓故居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44 号
- ⑪ 于伶寓所旧址
愚园路 601 号
- ⑫ 吕其明寓所旧址
愚园路 60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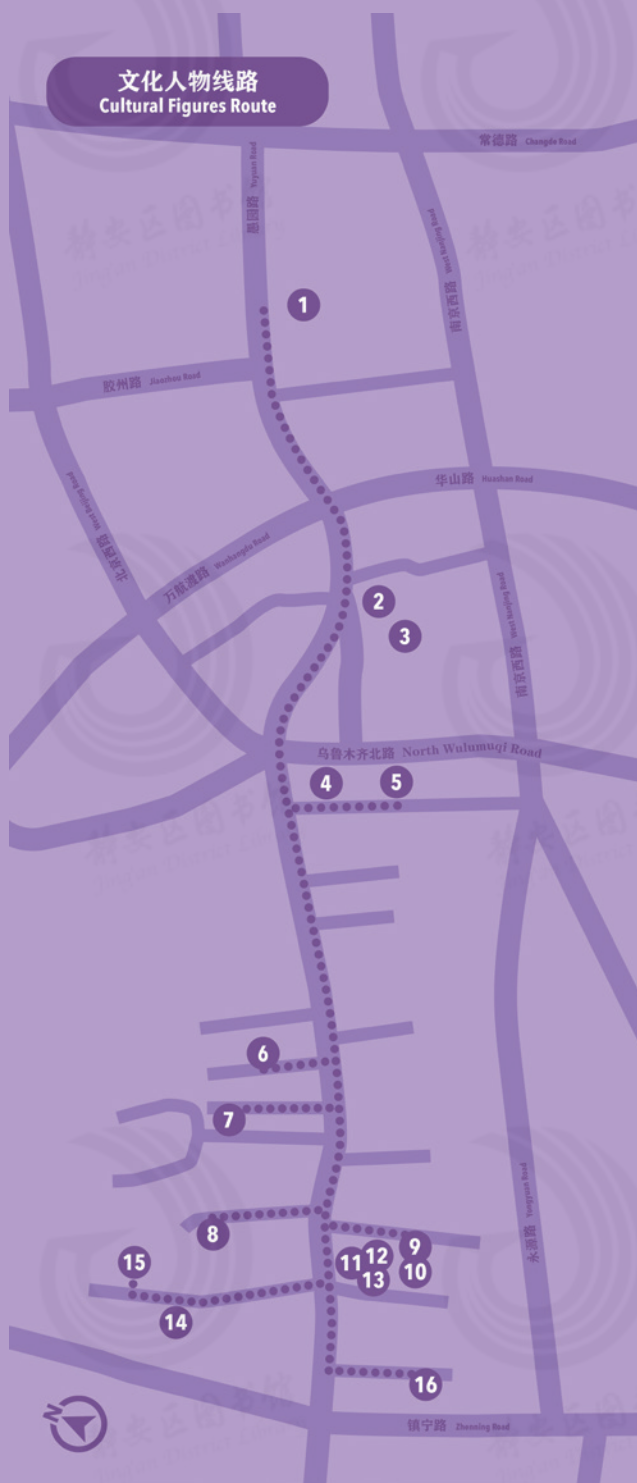
- ① 常德公寓
常德路 198 号
- ②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愚园路 81 号
- ③ 百乐门舞厅
愚园路 218 号
- ④ 静安寺救火会旧址
愚园路 348-356 号，乌鲁木齐北路 102 号
- ⑤ 愚谷村
愚园路 361 号
- ⑥ 涌泉坊
愚园路 395 号
- ⑦ 愚园路 419 弄住宅
愚园路 419 弄
- ⑧ 市西中学 (2 号楼)
愚园路 404 号
- ⑨ 李伯龙旧居
愚园路 457 弄 1 号
- ⑩ 贤邻别墅
愚园路 470 弄
- ⑪ 邓演达革命活动地点旧址
愚园路 483 弄 20 号 (原 12 号) 愚园坊
- ⑫ 兰畹
愚园路 488 弄
- ⑬ 愚园路 500 号住宅
愚园路 500 号
- ⑭ 愚园路 520 弄住宅
愚园路 520 弄
- ⑮ 东方经济图书馆旧址
愚园路 523 弄
- ⑯ 柳林别墅
愚园路 532 弄
- ⑰ 愚园路 541 弄 2 号花园住宅
愚园路 541 弄 2 号
- ⑱ 孙衡甫旧居
愚园路 546 号
- ⑲ 四明别墅
愚园路 576 弄
- ⑳ 中实新村
愚园路 579 弄
- ㉑ 孙曜东旧居
愚园路 601 号
- ㉒ 文元坊
愚园路 608 弄
- ㉓ 和村
愚园路 611 弄
- ㉔ 蝶邨
愚园路 641 弄
- ㉕ 愚园路 657 号住宅
愚园路 657 号



文博建筑线路 Heritage Architecture Route



- ①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愚园路 81 号
- ② 百乐门舞厅
愚园路 218 号
- ③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密机关遗址
愚园路 259 弄 15 号 (原庆云里 31 号)
- ④ 静安寺救火会旧址
愚园路 348-356 号, 乌鲁木齐北路 102 号
- ⑤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愚园路)
愚园路 361 弄 121 号
- ⑥ 涌泉坊
愚园路 395 弄
- ⑦ 李伯龙旧居
愚园路 457 弄 1 号
- ⑧ 愚园路 469 号住宅
愚园路 469 号
- ⑨ 愚园坊
愚园路 483 弄
- ⑩ 邓演达革命活动地点旧址
愚园路 483 弄 20 号 (原 12 号) 愚园坊
- ⑪ 兰畹 10、16、22、28 号住宅
愚园路 488 弄 10、16、22、28 号
- ⑫ 愚园路 500 号住宅
愚园路 500 号
- ⑬ 柳林别业 54 号住宅
愚园路 532 弄 54 号
- ⑭ 东方经济图书馆旧址
愚园路 523 弄 5 号
- ⑮ 孙衡甫旧居
愚园路 546 号
- ⑯ 刘晓故居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44 号
- ⑰ 孙曜东住宅
愚园路 601 号
- ⑱ 和村
愚园路 611 弄
- ⑲ 愚园路 657 号住宅
愚园路 65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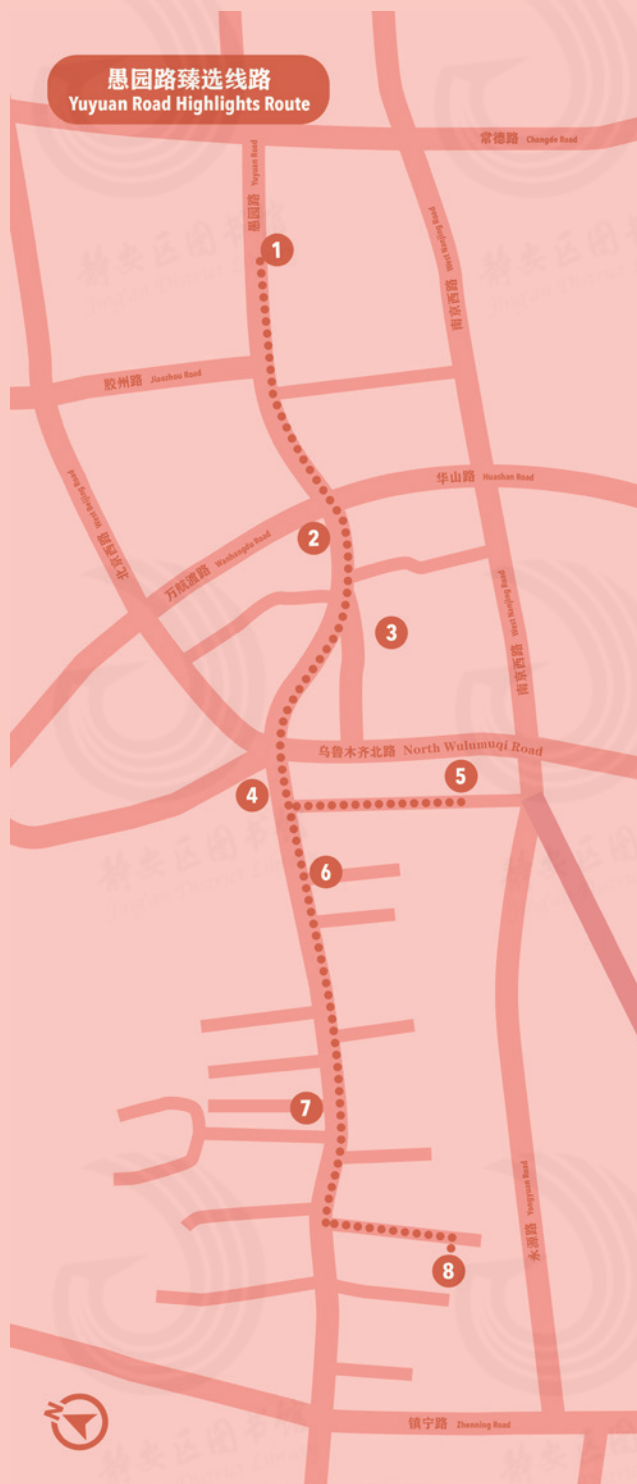


- ① 郑振铎寓所遗址
愚园路 67 弄东庙弄 44 号
- ② 周璇寓所遗址
愚园路庆云里 1 号
- ③ 茅盾寓所遗址
愚园路 259 弄连生里 18 支弄 3 号
- ④ 应野平旧居
愚园路 361 弄 37 号
- ⑤ 茹志鹃、王啸平、王安忆旧居
愚园路 361 弄 65 号
- ⑥ 梅兰芳剧团寓所旧址
愚园路 488 弄兰畹 10 号
- ⑦ 顾炳鑫旧居
愚园路 520 弄 27 号
- ⑧ 黎锦晖、梁慧方、黎明晖寓所旧址
愚园路 576 弄 43 号
- ⑨ 申石迦旧居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22 号
- ⑩ 翦伯赞、戴淑婉夫妇寓所旧址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28 号 3 楼
- ⑪ 张瑞芳寓所旧址
愚园路 601 号
- ⑫ 吕其明寓所旧址
愚园路 601 号
- ⑬ 于伶寓所旧址
愚园路 601 号
- ⑭ 华三川旧居
愚园路 608 弄 81 号
- ⑮ 周瘦鹃旧居
愚园路 608 弄 94 号
- ⑯ 黎锦晖、徐来寓所旧址
愚园路 641 弄“蝶村” 36 号



- ① 愚园遗址
静安寺以东，南京西路、常德路、愚园路之间
- ② 庙弄
今久光百货
- ③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愚园路 81 号
- ④ 静安寺
南京西路 1686 号
- ⑤ 常德公寓（爱丁顿公寓）
常德路 198 号

- ⑥ 宏安瑞士大酒店（康泰公寓）
愚园路 1 号
- ⑦ CP 静安
愚园路 68 号
- ⑧ 中华书局印刷厂遗址
愚园路常德路以东
- ⑨ 郑振铎寓所遗址
愚园路 67 弄东庙弄 4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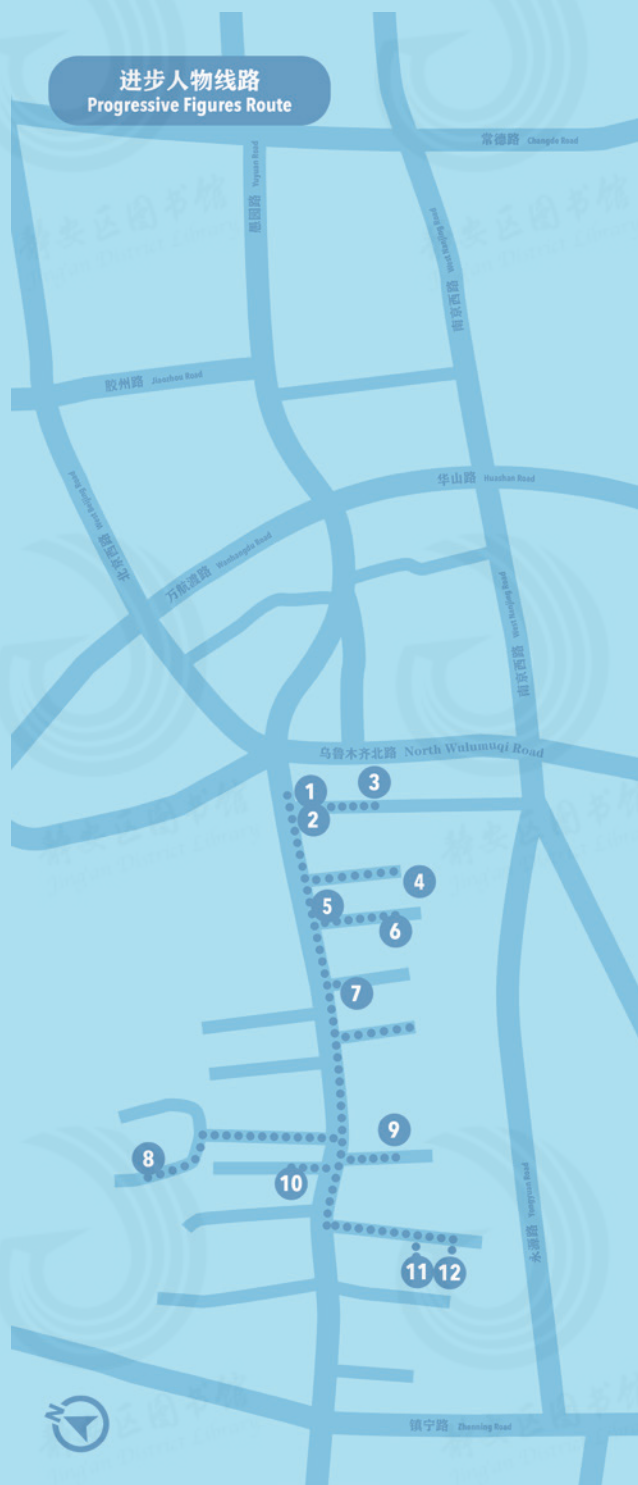


- ①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愚园路 81 号
- ② 百乐门舞厅
愚园路 218 号
- ③ 茅盾寓所遗址
愚园路 259 弄连生里 18 支弄 3 号
- ④ 静安寺救火会旧址
愚园路 348-356 号，乌鲁木齐北路 102 号
- ⑤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愚园路）
愚园路 361 弄 121 号
- ⑥ 涌泉坊
愚园路 395 弄
- ⑦ 愚园路 520 弄住宅（四明体育弄）
愚园路 520 弄
- ⑧ 刘晓故居（中实新村）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44 号

优秀历史建筑线路 Outstanding Historic Architecture Route



- ① 常德公寓
常德路 198 号
- ② 百乐门舞厅
愚园路 218 号
- ③ 应野平旧居
愚园路 361 弄 37 号
- ④ 茹志鹃旧居
愚园路 361 弄 65 号
- ⑤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愚园路）
愚园路 361 弄 121 号
- ⑥ 愚谷村
愚园路 361 弄
- ⑦ 涌泉坊
愚园路 395 弄
- ⑧ 愚园路 419 弄住宅群
愚园路 419 弄
- ⑨ 贤邻别墅 9、15、19 号住宅
愚园路 470 弄 9、15、19 号
- ⑩ 愚园路 520 弄住宅
愚园路 520 弄
- ⑪ 愚园路 532 弄 51 号住宅
愚园路 532 弄 51 号
- ⑫ 冯治安旧居
愚园路 532 弄 55 号
- ⑬ 柳林别业 60 号住宅
愚园路 532 弄 60 号
- ⑭ 愚园路 541 弄 2 号花园住宅
愚园路 541 弄 2 号
- ⑮ 四明别墅
愚园路 576 弄（包括愚园路 580-590 号）
- ⑯ 黎锦晖旧居
愚园路 576 弄 43 号
- ⑰ 中实新村
愚园路 579 弄
- ⑱ 刘晓故居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44 号
- ⑲ 文元坊
愚园路 608 弄



- ① 朱瘦菊旧居
愚园路 361 弄愚谷村
- ② 孙庭芳旧居
愚园路 361 弄愚谷村
- ③ 施守义、秦芝九旧居
愚园路 361 弄 43 号愚谷村
- ④ 陈楚湘旧居
愚园路 395 弄涌泉坊 18、24 号
- ⑤ 王淑贞、倪保春旧居
愚园路 419 弄 411 号
- ⑥ 郭棣活旧居
愚园路 419 弄 12 号
- ⑦ 李伯龙旧居
愚园路 457 弄 1 号 (原 457 号)
- ⑧ 冯治安旧居
愚园路 532 弄 55 号
- ⑨ 邓葆光旧居
愚园路 523 弄 5 号 (原 521 号)
- ⑩ 孙衡甫旧居
愚园路 546 号
- ⑪ 覃振旧居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28 号
- ⑫ 卢绪章旧居
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44 号

愚园路 的 著名女性

—
锦
江



黄慕兰

(1907-2017)

Famous women
on Yuyuan Road

经历了中共早期革命运动，与早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宛希平、贺昌先后结为夫妇，后又嫁给上海滩大律师陈志皋，经历了脱党、用多重身份在党的外围工作，一生多次入狱。有一种说法，说愚园路上“汪公馆”在抗战胜利后变成了国民党军统的招待所，但从亲历者黄慕兰的描述看似并非这么一回事，抗战胜利后，王伯群的遗孀保志宁委托黄慕兰的丈夫陈志皋把自家的这栋花园洋房收回来。据《黄慕兰自传》所叙：言明条件是：“房子收回后，由我们负责代她修理好，她只保留楼下的两个客厅以及二楼的全部；其余楼下的四间大厅、餐厅、书房以及三楼的全部，还有后面的一部分附属用房，都租赁给我们使用，租金按美金支付。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房子修缮一新后，取名“隅园”，在一年多时间里黄陈夫妇在这里举行各种聚会和游园活动，名为“隅园雅集”，据赵景深教授的一篇短文记载：出席者有田汉、洪深、阳翰笙、翦伯赞、熊佛西、冒鹤亭、周信芳、郑振铎、于伶等文化人，欧阳山尊和戴爱莲还表演舞蹈。黄慕兰书中有图片。在194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的合影背景中有少年宫的哥特式城堡。被怀疑为军统据点的一个嫌疑是当时的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站站长王新衡也出没其间。黄夫妇后因与保志宁的房产纠葛而搬离此宅，在华山路另造新楼。



董竹君

(1900-1997)

Famous women
on Yuyuan Road

董竹君 1948 年至 1950 年曾居住愚园路新华村 1 号。董竹君原来是黄包车夫家庭出身，流落青楼卖唱，后有贵人相助，开始创业。在生意繁忙、独立抚养四女一儿的同时，还不忘学习法语，勤奋努力终成能干独立的企业家。董竹君既能将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引为知己，又与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秘密往来。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被捕并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吴克坚和董竹君通过民革人士约来杨虎，在新华村董寓所多次秘密会晤张罗营救。董资助或帮助过的还有郭沫若、夏衍、于伶、宋时轮以及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来到上海的台湾共产党组织领导人谢雪红。上海解放后，董竹君将当时价值 15 万美元的川菜馆和茶社上交国家，成立锦江饭店。董竹君留有著作《我的一个世纪》。

静·安



《秋冬的愚园路》

周馨 摄